



MC: 某D (MouD)

登場角色





MC：

秋日將盡，陽氣遽散，為這個動亂的國家更添上一抹淒色。

你們知曉這個國家當代的天子荒淫無道、沉迷女色，因而引來憤怒的諸侯征伐；前些日子，申侯聯合了外族攻破鎬京，天子在驪山下遭到殺害。

這便是動亂之始——被找來助戰的外族犬戎在那之後並未離去，而是繼續為禍鎬京，惹得民怨四起。

有傳言說，申侯正在外頭召集其他諸侯的兵馬，要前來鎬京將犬戎趕走，屆時必定又是一番亂象，有能力的人早就遷往其他地方避禍去了。

此時為錢所困的蒯仲因緣際會接到了一樁看起來十分可疑的委託，內容是將一個人護送至東方的城市雒邑。

在這種動亂時刻出行實屬不智之舉，但蒯仲稱自己是在人遇險時救下了他們，結果對方傷重難行，便將這個任務託付給了他，並附上了極為豐厚的報酬，他實在是，不好意思拒絕……

不論是基於豐厚得可疑的報酬，還是其他原因，你們決定跟蒯仲一起踏上這個旅途。

隔天你們便在鎬京週邊的小村落見到了委託人——那是一名看上去十一二歲的少年，名字叫做子離，穿著粗糙低調，話也不多；但看他儀表相貌堂堂，端著一副高冷的架子，又拿著朝廷認證的通關文牒，還給了你們一袋沉甸甸、顯然是京城流通的青銅幣——

——實在讓人很難不聯想到是甚麼大富大貴之人。而且或許還是個正在被追殺的貴人。
看來此行凶險，會是必然的了。



東行了幾日，依你們的經驗避開了可能會被戎人騷擾的官道，一路倒是還算安逸。
空氣中稀薄的水氣凍成了霜花，給周遭的景物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白絨。
你們在路上偶然碰上了名叫風雪客棧的旅店稍作停歇，方圓百里內就這麼一幢建築，看起來委實有些可疑，但聊勝於無。

客棧內除了你們還有些別的客人，一派祥和的景象彷彿世外桃源。
幾碗暖熱的麵食上桌，雖然看上去沒甚麼料，但勝在香氣充盈、溫暖順口。
或許是趕路趕了幾天精神緊繃，聞到香氣的瞬間也不由自主放鬆了下來。

姜夜闌：

「累死了。」姜夜闌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

他一邊揉著肩膀，一邊招呼其他人，「好不容易有地方可以歇腳，終於能休息了。」說著便主動拿起筷子，分發給眾人，又將一碗麵端到自己面前。「子离、于歌你們也趕緊吃，當自己家別客氣。」

頌霖風：

「這麵……可真香，能在這日頭吃上口熱的，實屬不易。」聽著姜夜闌的話，頌霖風低下頭喝了口湯，忍不住淺淺笑著對眾人說道。

蒯仲：

「沒有遇上戎兵的騷擾，已經算是很好了。」蒯仲看起來也一臉疲累，但看著蒸騰湯麵的熱氣卻遲遲沒有動手。

子离：

「…嗯。」接過一雙筷子，便埋頭吃起了麵。

姜夜闌：

「就說了，有少爺我在，這運氣肯定是不錯的。你老愛瞎操心。」姜夜闌一邊喋喋不休的數落蒯仲，邊吸溜起碗裡的麵條，「你皮厚肉粗、已經習慣了連日趕路，自然是不打緊。但我們這幾個人可都累壞了。」

蒯仲：

「那可沒辦法，暫時不能走官道，自然不會碰上甚麼旅店。」他很認真地回答道。等到暖霧漸緩，他才捧起碗就口飲了一口湯。

頌霖風：

「司卿之前來過這麼，怎麼聽著與這裡有些熟悉……？」頌霖風一口又一口地吃著，享受的同時不時也停下筷子、稍作休息。

姜夜闌：

「嗯？怎麼這樣說，沒有呀。」姜夜闌聽到頌霖風的話，轉過頭看向對方，「不過我這人沒別的長處，就是運氣特別好，有我在肯定不會撞上什麼大事。」

MC：

姜夜闌才這麼說完，剛吸進嘴裡沒多久的麵條，便讓你嘗出了點不對勁的味兒來。

姜夜闌：

姜夜闌感覺到嘴裡的麵條似乎與平常吃的，有那麼一點不太一樣。他沒有多想，直接便將麵條吐回了碗裡，咋舌道「這麵怎麼回事……？」

頌霖風：

「那就承司卿的福了，這麼說來……這一路走來確實毫無凶險，跟現在的鎬京相比——」頌霖風喝了口湯，正欲說些什麼便看到司卿如此，一時之間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司卿？」

MC：

你將麵吐回碗裡，看上去沒甚麼異狀。但此時你卻感覺自己的舌頭麻麻的——你直覺覺得，這麵裡被加了甚麼藥，而且絕不是甚麼補品或提味香料之類的東西。

蒯仲：

「……你怎麼了？粗茶淡飯不合胃口？」

姜夜闌：

姜夜闌瞪大眼睛，放下手中的碗，湊到蒯仲身邊，低聲說道，「這麵條，被加了料……」
他的反應不像是害怕，反而帶著點興奮。「怎麼樣，你也吃了吧，是不是有感覺到哪裡不太對勁？」

蒯仲：

蒯仲看著姜夜闌，一臉狐疑地執起筷子，夾了一筷子麵塞進嘴裡，咬了幾下，說道：「...沒有啊？」

姜夜闌：

姜夜闌仔細觀察了下蒯仲的表情，確認對方沒有說謊後，又轉過頭尋求頌霖風的意見，「于歌？」
說不定蒯老二整天在外跑跳，連舌頭都武裝到與常人不同也不一定。

頌霖風：

「挺好？」頌霖風想了想剛才吃起來的感覺，與平常並無不同，「子离呢？嘗起來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嗎？」

MC：

頌霖風你雖然沒吃出甚麼奇怪的味道，但被這麼一說不禁想起那種在旅客的食物裡參藥以下毒手的黑店的故事，想像力不由自主奔騰了一段……

蒯仲：

「你吃出甚麼味道了？」看姜夜闌一臉認真，還是停下了手。

頌霖風：

「.....」

不會這麼巧.....吧？將包袱裡的乙弋抱了出來，頌霖風用筷子沾了點湯汁，朝乙弋的鼻間湊近。

MC：

乙弋只是慢吞吞地舔了舔筷子，沒有做出甚麼其他反應。

姜夜闌：

「舌頭麻麻的。」姜夜闌又砸吧一下嘴，仔細分辨舌頭的感覺。

「你行不行啊，不是一天到晚在外頭跑跳，這樣也沒感覺？」他一掌拍向蒯仲的後背，嘀咕道，「總不可能只有我這一碗有加料.....」說著便伸出筷子，從蒯仲的碗裡夾了一根麵條，放入口中咀嚼。

MC：

姜夜闌你嘗試了另一碗麵，竟也有同樣的感覺。看來並不是你特別倒楣，是你們都一樣倒楣。

姜夜闌：2D+2 鑑往知來 (水) (2D6+2) > 4[1,3]+2 > 6

頌霖風：

一如既往地難以琢磨，不愧是大小姐。摸摸乙弋的頭，頌霖風默默觀察起店裡小二與其他客人的動作。

頌霖風：2d6+1 使用動作：鑑往知來，元素：金 (2D6+1) > 3[1,2]+1 > 4

姜夜闌：

「.....」姜夜闌再次將麵條吐了出來。

他用憐憫的眼神看著蒯仲，一手搭上對方的肩，語重心長地說，「這樣也沒感覺，我總算知道你為什麼鏢越跑越窮了.....」

蒯仲：

「這.....所以有毒？」他一臉嚴肅地回看姜夜闌，表情有些緊張，然後他看向子离，發現對方竟然已經把整碗麵都吃完了。

蒯仲：2D6+2 使用動作：鑑往知來，元素：土 (2D6+2) > 8[6,2]+2 > 10

蒯仲：

被姜夜闌這麼一提醒，他才又嘗了一口，如夢初醒般想起甚麼：「等等，確實這味道有些熟悉.....似乎真是迷藥。這店家怎如此荒唐？」

然後他看了看其他人，「那你們.....」

MC：

你們暫時沒有覺得有甚麼異狀，但卻發覺一件事.....大廳的人聲似乎在你們沒注意的時候變少了，明明人數沒有減少，卻變得安靜了許多。

姜夜闌：

「我目前似乎沒什麼大礙。」可能因為發現的即時，姜夜闌並沒有吃進多少麵條，「但.....」

他看了眼悶不吭聲，已經將整碗麵吃下肚的子离，伸手在對方面前打了個響指，「還好嗎？有沒有什麼不適的地方？」

子离：

兩眼瞪大大地輪流看著你們，「你說甚麼？迷藥？」

頌霖風：

將筷子放下，頌霖風環視大廳，目前除了這桌以外，客人和小二約莫有多少人？

MC：

小二跟掌櫃各一人，客人十數個。

蒯仲：

「……這可不對，我要去跟掌櫃討個說法。」他義正嚴詞地放下筷子，就打算站起身。

MC：

然而就在蒯仲站起來的瞬間，室內的燈火突然啪一聲全數熄滅。
此時你們才發現外頭似乎已經入夜，客棧內頓時陷入一片黑暗。

頌霖風：

「子离，你先試看看身子還能不能動。」頌霖風向子离湊近，悄聲說道，順手也將乙弋放到他的懷裡，為其護衛。

MC：

你話都還沒說完，子离已經很自覺地鑽到了桌子底下。

姜夜闌：

「嘩！」姜夜闌發出小小的驚呼聲，似乎對於這種不在預期中『驚喜』感到喜出望外。

他從袋子裡取出幾顆墨玉棋子扣在掌心備用，一邊湊近印象中蒯仲所站的位置，「可是要幹架了？但這黑燈瞎火的，什麼都看不清楚，該如何分清敵我？」

蒯仲：

「等，等等，敵暗我明，不可妄動……」蒯仲此時扶著牆蹲了下來，悄聲說道。

頌霖風：

「掌櫃的，燭火呢？」頌霖風站起身，左手已按在腰際的矛上，輕步朝著印象中掌櫃的方向走去，「這麼暗……叫我們怎麼吃？」

MC：

你從黑暗中模糊的影子可以看出，那裡早就沒有甚麼掌櫃或小二了。

過了片刻，一片靜謐的室內突然開始出現沙沙沙的聲響。

詭異的摩擦聲迴響在室內，就像某種長著刺的東西刮搔著木製地板發出的聲音，讓人渾身不舒服。

怪異的聲音：

「……這裡怎麼還有個沒睡著的？老三，你的藥量加的不夠多啊。」黑暗中，有個尖銳的聲音說道，伴隨著那個詭異的沙沙聲，有個形狀根本不像人類的巨大黑影在挪動著。

怪異的聲音：

「嘿嘿…欸嘿嘿…那沒關係，直接吃了也可以吧！」另一個尖銳的聲音從另一個方向傳出，雖然說著人話但聽起來卻不像人類的聲音。

姜夜闌：

敏銳的聽到說話的人聲，以及詭異的沙沙聲響。姜夜闌只覺得心癢難耐，很想知道現下到底是什麼狀況。

他悄悄自懷中摸出火摺子，將之往記憶中燭火的位置一彈。

姜夜闌：2D+2 鑑往知來 (2D6+2) > 4[1,3]+2 > 6

怪異的聲音：

那團不知道是甚麼的巨大黑影繼續挪動著，他移動時所發出的聲音讓人聯想到一些多腳的蟲類。「嘖嘖，這人看起來細皮嫩肉，該不是從京城來的吧，京城人是不是比較好吃啊？嘿嘿……」

頌霖風：

「凡事皆有度，你們這般、有些太過了。」頌霖風盯著移動中的黑影，抽出腰間的柳葉矛，蓄勢待發。

頌霖風：2d6+2 鑑往知來(水) (2D6+2) > 7[4,3]+2 > 9

MC：#你獲得1點扣住，可擇一

頌霖風：移動中的黑影境界為何？

MC：#境界與你相當

MC：

姜夜闌彈出了火摺子，但似乎方向沒抓準，火摺子撞在油燈一旁的牆壁上，掉了下來，正巧被頌霖風接住，便順勢點上了油燈。

昏黃的光微微照亮了室內的景象，也讓你門看清了黑影的真面目——

那還真不是人類！而是兩條身形比人還巨大的，樣貌狀似蜈蚣的百足巨蟲！此時它們正張牙舞爪地朝頌霖風撲來——

油燈點起的瞬間，姜夜闌也看到了這個景象。

姜夜闌：

看到眼前的這兩條巨蟲，姜夜闌忍不住猛地起身，「哇！還真的不是人！」

「留心！」來不及發表更多心得，他看到那兩隻長蟲打算攻擊頌霖風，想也不想便彈出從方才就扣在掌中的墨玉棋子。

頌霖風：

手中的柳葉矛在空中轉出亮眼的弧，頌霖風躍上木桌，飛速地朝他們奔去！手臂發力，利刃直接從腹部處朝上貫穿，頌霖風看著眼前的巨物，毫不畏懼。

頌霖風：2d6+2 一較高下(水) (2D6+2) > 5[2,3]+2 > 7

MC：#請擇一代價

頌霖風：贏了，但付出一些代價：標記土元素

姜夜闌：2D+2 一較高下(水) 另一隻蟲的眼睛 (2D6+2) > 6[3,3]+2 > 8

蒯仲：2D6+1 同舟共濟(木)，目標：姜夜闌 (2D6+1) > 11[6,5]+1 > 12

蒯仲：#使用MOVE【豪傑並起】，姜夜闌骰數+2

MC：

墨玉棋子在空中劃出一道肉眼難見的軌跡，直直的打在朝頌霖風撲去的其中一隻巨蟲的眼睛上，它發出一聲刺耳的哀號，巨大的身軀扭動著一頭撞在另一隻身上，另一隻被這麼一撞，動作頓時停滯了一下，便沒能躲過頌霖風刺來的那槍。

頌霖風：

「謝了，司卿。」頌霖風手上動作不斷，確認腹部的傷勢使牠們無法動彈後，將卡在體內的柳葉矛抽了出來，朝地上一甩，將血水、肉沫弄離尖刃，「你們.....這般多久了？」

巨蟲：

「廢話真多！大家都是出來討生活，有甚麼好過不過的！」被刺了一槍的巨蟲尖叫著，揮舞著它帶刺的百足與口器，狠狠地朝頌霖風握著槍的手咬下。

姜夜闌：

眼看自己擊中目標，姜夜闌高興地用力拍了拍身旁蒯仲的臂膀。「看來少爺我也是挺適合出來走跳的嘛~」

「之前從未見識過這類妖物，趁這個機會可以好好研究研究。」他迫不及待地走向前，想仔細瞧瞧那兩隻巨蟲。

蒯仲：

「草，走個小道都可以遇到怪物，這就是你的幸運？！」相較於姜夜闌的興奮，蒯仲倒是面色鐵青，對這個景象不可置信的樣子。

但或許是身體比理智要頂用，他還是抽出刀迎了上去，刀刃猶如一輪月牙般閃爍著寒光，他出手如電，一刀斬在巨蟲的身上，開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巨蟲的身形不穩，一時之間竟不可控制地對姜夜闌露出了要害。

姜夜闌：

「妖物是多難得的東西，可不是隨隨便便能看到的，你這是沾了本少爺的光。」眼看蒯仲上前揮刀，姜夜闌相當有自覺的站在一旁，不妨礙他動作。
並在巨蟲露出破綻時，順手又彈出一枚墨玉棋子。

伴隨著強勁的力道，棋子突破巨蟲的皮肉，深深陷入要害之中。只聽那蟲子一聲哀鳴，隨即軟倒在地，一動也不動了。

頌霖風：

「真不乖，誰日子好過了？既然能道人言，好好做妖必定大有可為，二位可惜了。」手上的傷口傳來陣陣熱意，隨後是麻癢、疼痛……頌霖風一腳將巨蟲踹至牆邊，以內力將汨汨毒血逼了出來。

血液將墨色的長衣染得顏色更深了些，帶著半袖血色，頌霖風只是一步步前去，將柳葉矛刺入巨蟲口部，「說，你們在這多久，殘害多少人！」

MC：

蟲子尖聲哀號，被矛刺入的嘴部除了掙扎，也沒能發出其他有意義的聲響了。
遭到貫穿頭部的蟲子，只得抽搐片刻，沒多久便失去了聲息。

綠色的汁液淌了一地，還微微冒著煙，讓人聯想到可能有某種程度的腐蝕性。

蒯仲：

「……這種光，不是很想要啊。卿卿少爺。」蒯仲甩了一下刀，將上頭的蟲液甩去，然後在袖子上擦了兩下，便將刀還鞘。

姜夜闌：

眼見兩條巨蟲都被收拾完畢，姜夜闌蹲在地上，本打算徒手將巨蟲給掀過來；但在看到冒著煙的綠色汁液後，他猶豫了下，又去瞧蒯仲。

「搭把手，借個刀，我想知道這妖物和一般長蟲有什麼不同。」他語氣誠懇地向對方說道，不過聽到那個小名後，又氣的跳起，挽起袖子就想去懟對方，「說了不要隨便叫我卿卿！」

頌霖風：

將武器抽了出來，看到另一邊也無事後，頌霖風尋了附近桌上的布巾，將矛上沾染到的穢物一併處理。隨後他回到原本的桌邊，朝桌下望去。

「乙弋，有護住子离嗎？」

蒯仲：

「…！」像是也想起了甚麼，便立即回到原本的座位旁。

MC：

你們往原本的座位看過去，可以看到有個人影在桌底下瑟瑟發抖著。
蒯仲彎下身去把他從桌子下拉了出來，此時那少年已經抖得跟篩糠一樣了。

子离：

「你...你不是說、你選了沒有很危險的路嗎——」子离像抓著救命稻草般地緊扯著蒯仲的袖子，淚眼汪汪地哭訴，完全不見起初的高冷樣貌。
詭異的是，他的臉竟然也起了變化，細密的黃色絨毛在他的額角跟下頷冒了出來，臉的模樣竟也變得越來越像某種動物.....

蒯仲：

「我...這，你.....」被抓著的蒯仲本來想抬手安撫他，看到他的臉時突然就傻了，「你的臉.....」

子离：

「我.....？」他趕緊摸了摸自己的臉，隨即表情變得十分驚恐，他立刻摀著臉背過身去。

頌霖風：

「.....」頌霖風意外地看著子离，心裡的訝異比剛剛遇險時更是多上幾分。子离竟不是人麼？

姜夜闌：

本來挽起袖子，氣勢洶洶趕過去，準備與蒯仲嘴砲三百回合的姜夜闌，瞬間就被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吸引了注意力。

「欸等等。」看到子离背過身，他趕忙跟了過去，「你這是怎麼回事，我瞧瞧——」

子离：

「不、不要看我！」子离悶悶的聲音從他的掌間傳出，他把臉埋更深，就像想鑽進甚麼洞裡似的。

姜夜闌：

「你這樣子很可疑啊小兄弟。」姜夜闌大喇喇地站在子离面前，全然不顧及對方的心情。

「我們家蒯老二可是為了你特地跑這一趟鏢，還有于歌，方才也是被蟲子給咬了。我們這樣用性命相交，你還有秘密瞞著我們，也忒不夠意思了。」

子离：

子离又磨蹭了一下，才終於抬起臉，此時他的臉已經恢復原本的模樣了，雖然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
「甚...甚麼不夠意思，我可是給了錢的。」他抬了抬下巴，試圖裝出那副高傲的模樣，但有些顫抖的語氣讓他只是看上去更沒底氣。

「.....那些個錢可都是真的！文牒也是！」他補充。

姜夜闌：

姜夜闌摸了摸下巴，仔細端詳眼前這張看不出異狀的漂亮臉龐。

他對自己的眼力還是相當有自信的，方才那些絨毛絕不是錯覺。這麼一想，青年忍不住就動手了。

「錢是真的，但你這臉呢？也是真的嗎？」只見姜夜闌毫不客氣地捏住少年的下巴，轉來轉去，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接著另一隻手也摸上了。「剛才這邊似乎不是這樣的……」

子离：

「你你你……放肆！停手！」他緊張地掙扎著，一邊叫道。
他的臉摸起來是真實的血肉沒錯，但被你這樣一拉扯，竟又開始產生了異狀，這次是眼睛周邊冒出了一些黑色絨毛。

頌霖風：

「現在與我們說也不遲，至少之後如果遇到情況了，我們也能及早做打算不是？」

頌霖風想著過去偶然遇過的妖，雖說遇是遇見了，但也沒什麼長期相處的經驗，實在幫不上什麼忙。

「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避著，或是特別注意的地方嗎，子离？」

蒯仲：

「卿……咳，司卿，你別為難他了。」蒯仲試圖勸阻，但眼睛也忍不住一直盯著子离的臉看。

姜夜闌：

「蒯老二，你也看見了吧——！」
眼看子离的臉在自己的碰觸下產生了變化，姜夜闌更加不肯輕易罷手。

他絲毫不在意子离的喝斥，用手指輕觸對方眼睛周邊的黑色絨毛，「毛絨絨的，還挺好摸。」甚至還發表心得。

MC：

他被你這樣胡亂摸一通，整個臉都冒出棕黃色毛皮，在眼睛的部分則是兩團黑色的毛延伸到臉頰上。他現在看上去像個得了怪病的人類，煞是詭異。

子离：

「嗚嗚嗚哇——！我又沒做錯甚麼事！有甚麼好解釋的！」他哇一聲哭了起來，破灌破摔地放棄了掙扎。

蒯仲：

「……」蒯仲一臉心情複雜的樣子，好像想勸甚麼也不是，最後也伸手摸了他臉上的絨毛。

頌霖風：

看著大家都上手，頌霖風也忍不住……試探性地朝子离的下頷搔了搔。

----太可愛了，子离。

姜夜闌：

「觸感挺好。」眼看子离徹底放棄抵抗，姜夜闌在收回手前，還意猶未盡的偷捏了一把少年的臉頰。

他拉過一旁的長凳，坐了下來。一副要跟對方談心的架式，「說吧，發生什麼事了。如果是生了什麼怪病，老實說出來，或許我還能幫上一點忙。」

子离：

子离一脫離姜夜闌的掌握，立刻又用手掩住了臉抹來抹去。過了一陣子後他的絨毛悉數消去，終於變回人模人樣。

「……我才沒有甚麼怪病。」他戰戰兢兢地看著三人，一副警戒的樣子。

姜夜闌：

「那這是怎麼回事，你是妖物？」眼看子离又變回人類的模樣，姜夜闌又是一副躍躍欲試的表情，顯然很想再重複一次方才的過程。

「你和地上那兩隻長蟲是同夥，把我們引來這裡，想趁機下套？」

頌霖風：

「挺好奇你實際年齡多大了，我聽說……妖物不出意外都很長命的，」頌霖風頓了頓，開玩笑道，「你不會破百歲了吧？」

子离：

「怎麼可能！那是甚麼玩意兒，我這輩子都沒看過！」他稍微往後挪了挪，瞟了一眼蟲屍的方向，臉都皺了起來，像是覺得那畫面十分可怕。

「我……我是妖物又怎麼了，我可是有好好付了錢的。」事到如今再繼續裝也沒甚麼意義，他只好承認了。

「年紀這種事你要知道做甚麼！你又不是要跟我成親。」

MC：

頌霖風你本來只是覺得有點熟悉，但對某個人長相有熟悉感也不是甚麼少見的事，你本來並沒有太放心上。

或許是直到現在才認真端詳了子离的臉，你突然覺得這人你應該在京城見過……是哪裡呢？好像，你隱約想起你跟父親在朝堂上，有見過長這樣的人。

姜夜闌：

「人家問話就好好回答，你現在在我們手上，知道嗎？」

姜夜闌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說著說著手又不由自主地往子离的臉上摸去。他是真的很好奇到底是怎麼變的……

他甚至趕在對方抗議之前，還先聲奪人了一句，「摸一下又怎麼樣了，少爺我也可以給錢！又不是被摸一下就要成親，嬌氣！」

子离：

「甚甚甚麼你！我又不需要錢，我只要去雒邑……」姜夜闌的威嚇似乎對他挺有效用，他縮了一下。

頌霖風：

「成親……欸，子离，你在想些什麼，我好奇的是過去的年代——」朝堂上的人，官員、王侯貴族……子离是哪一方？頌霖風摸著摸著，指尖不覺來到子离的額角，輕輕戳了戳。

MC：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比較鎮定下來的關係，你們繼續戳他，暫時都沒有再長出絨毛。

姜夜闌：

「你一隻妖物，在這不太平的日子，去雒邑做什麼？」眼看自己再怎麼搓揉，子离似乎都沒有要變化的跡象。姜夜闌有些失望。

他縮回了手，還不忘趁機揶揄蒯仲，「蒯老二，你在接鏢之前，都沒有先問清楚對方的來歷嗎？」

蒯仲：

「這個，本來帶著他的那人說他們是一對兄弟，要去雒邑投奔家人。其他他們讓我不要問。」蒯仲很誠實地回答道。

頌霖風：2d6+2 鑑往知來(水) (2D6+2) > 9[6,3]+2 > 11

MC：#頌霖風獲得2點扣住

頌霖風：#花一點扣住回想子离身份

MC：

頌霖風繼續回想，你想起了一個宮裡鬧得沸沸揚揚的事件，是太子宜臼跟大王的寵妃打了起來。那件事情太過吵鬧而引來了許多人圍觀，而你當時正好跟父親在宮中，便目睹了那個場面。……對了，太子宜臼，就長這個樣子。

姜夜闌：

「人家說不要問，你就真的這樣算了啊。」姜夜闌啐了一口，明顯對於蒯仲這種過於耿直的個性感到不以為然。

「小兄弟，你也瞧見了。我這兄弟沒什麼心機，我呢，也只是想弄清楚你的目的，確定你沒有什麼壞心思。」他想了想，又開始喋喋不休地問起問題，「你要去雒邑投靠家人，也就是你的家人和你是同一種妖物了？之所以找上蒯仲，純粹是因為這世道不太平，想找人保護？那你有特定的仇家，會千里追殺的那種嗎？」

子离：

子离被姜夜闌的一連串問題懣得有點不知所措，他的手指絞在一起，看起來惴惴不安的樣子。「我……我要是說了實話，你們能保證聽了之後還是會帶我去雒邑嗎？」

頌霖風：

「都說好了，哪有反悔的道理。」頌霖風收回在額角犯上的手，安撫地摸了摸子离(?)的頭。向四周迅速看去，附近那些客人.....應該還沒醒來吧。

姜夜闌：

「坦白從寬。只要你老實招來，我們也會遵守約定，好好地把你送去雒邑。」姜夜闌豪爽的點了點頭，「瞧你這小身板，要是我們把你丟在這裡，估計不到幾個時辰，就會被妖物或劫匪擄走了吧。」

MC：

那些倒楣的客人們或趴或躺的，都在安睡著。

子离：

「嗚.....我，我是要代替一個人前往雒邑，或者說，為了保全他，我才變成這個樣子。家人的說法為假，我沒有其他家人。」他瞄了一下周遭沒有其他人醒著，才說道。「遇上蒯仲真的是碰巧被他所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才委託他。」

「至於仇家.....不能說沒有，但也.....我也不知道會遇上甚麼。」

蒯仲：

「...啊，噢，所以你們也不是兄弟？」蒯仲後知後覺地驚醒。

姜夜闌：

「等等，待我捋捋。」姜夜闌聽著子离的話，抬手說道，「你說你是為了保全另一個人，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也就是方才那毛絨絨的模樣，才是你真實的長相？」

「話說回來，那人既然需要你特地扮作他的樣子才能保全自身，想必也有不少的仇家吧。也就是說，我們，」他依序比了蒯仲、頌霖風，以及自己，「就是吸引那些敵人的冤大頭。」

頌霖風：

「那個人.....我沒記錯的話，是太子，對嗎？」在說到太子二字時，頌霖風聲音低了低，看向子离的雙眼。

子离：

子离抿緊了嘴唇，眼神游移著，最後自暴自棄般地說道：「對啦！你都知道我是妖物了，那不是我原本的樣子還能是甚麼！你們猜的不錯，但你們、你們剛剛都親口答應要帶我去雒邑了！反悔可是要天打雷劈的！」

姜夜闌：

聽到頌霖風說出「太子」兩個字時，姜夜闌瞪大了雙眼。雖然他不像爹娘一樣，對朝廷情勢瞭若指掌，但也大概知道現下正亂成一團。

他扶著額，做出痛苦的模樣，用力捶了身旁的蒯仲一拳。「你這是什麼神仙運氣，攤上這什麼破事……相較之下，方才碰上哪兩條巨蟲根本幸運爆棚！要不是本少爺在，你撞上的就是犬戎了！」

蒯仲：

「等會兒，不是……甚麼啊這都……」蒯仲的表情很茫然，被姜夜闌捶了就身子不穩地猛晃了一下，看起來像是暫時陷入了對眼前的情況難以理解的狀態。

頌霖風：

「說好不反悔，子离你且放心。待事成後，請我們頓好的？」這麼想來，三個人負責保護假太子，難怪報酬給得這麼豐富，頌霖風思及此忍不住深深嘆息，「司卿，若沒有你，我們前面的路程大概也無法太平，你果真有著絕佳運氣呢。」

姜夜闌：

姜夜闌一臉心煩意亂的模樣，擺了擺手。

「我就說，當初翻牆前明明占卜結果不怎樣，怎麼出去剛好撞上蒯仲。敢情是在這等我啊。」

「罷了，于歌你都這樣說了，我還能不和你們走這一遭嗎？頂多明天出門前，我多卜卦幾次，看能不能避開禍事吧。」他拍了拍胸膛，似乎衣服內襟裡放著什麼能令人安心的事物。

子离：

「事成之後當然會有更多錢財了！我說我會付錢，可不是說假的！」子离大手一揮，似乎說到這個他就變得比較有底氣。

MC：====團務暫停====

MC：====團務再開====

MC：

待到你們聊完之後，再回去看巨蟲屍首，發現它們已經變成了比一般蜈蚣只大幾倍的正常尺寸。而其他旅客依然昏睡著，看來那迷藥的效力頗強。

姜夜闌：

眼看其餘旅客都還未醒，姜夜闌大著膽子蹲在巨蟲的旁邊，用筷子將屍體夾起，細細觀察了一番。

「蒯老二，你覺得以妖物泡酒，效力會比一般的蟲子來的強嗎？」

蒯仲：

「這……」蒯仲看著那猙獰的屍體，皺起了眉頭。「……一般蟲子泡的酒是啥功效？」

姜夜闌：

「活血化瘀、祛風散寒、強骨抗衰、還有補腎壯陽，總歸就是那幾樣。」

姜夜闌摸了摸下巴，「不過你也知道的，大戶人家總會有些特殊需求，我還是把它收起來，沒準哪一天用的著。」說著就從懷裡摸出了油布包，把那兩條蟲子放了進去。

頌霖風：

方才的打鬥並不累人，甚至可以說是更讓人開胃了。不確定後面還有沒有人在掌廚，頌霖風好奇地向著櫃檯，以及後方的廚房走去。

MC：

你往後方的廚房走去。

廚房裡靜悄悄的，瀰漫著一股食物的香氣。外頭的燈火微微照亮廚房，裡頭沒有任何人，看上去就是尋常廚房的樣子。

灶上的一口大鍋盛滿著食物，尚還冒著煙，可以想像這裡直到剛剛都還有人在使用。

比較怪異的是，你發現廚房角落有一套人的衣服堆在地上。

頌霖風：

頌霖風放下隨手拿起的四個碗與湯勺，先翻看起地上散落的衣物。

MC：

頌霖風翻了翻衣服，那只是一套尋常的民服，還有一件充滿髒污的圍裙，可見大概是廚子穿的衣服……

此時你悠悠想起，好像稍早前聽到那些怪蟲說話，有人說到『老三』，該不會其實廚房裡原本有第三隻吧？

不過顯然的那東西現在也早已逃之夭夭，沒留下任何足跡，已無從查找。

頌霖風：

特意尋來了人類的衣物固然值得讚賞，可想到他們不知已在這稱霸了多久、又向多少旅人下了迷藥……頌霖風將圍裙放了回去，細細探查起這個地方與他們的起居處。

身為妖物，他們將原本的夥計趕走、霸佔這想必不難，但萬事總得有個契機，對於蜈蚣精三妖來說，又會是什麼？

頌霖風：#使用一點扣住，詢問風雪客棧被奪的契機

MC：

你去客棧裡其他房間查看，的確在一樓後方找到了夥計居住的房間。

裡頭沒有甚麼不尋常的物品，甚至看起來房間的東西都有一陣子沒人動，而蒙上了一層灰。

你再仔細翻看，發現床的附近有一些看起來曾是血跡的痕跡，已經過好一陣子幾乎融合在木板之中。

……想來可能也沒甚麼特別契機，就是這裡原本的主人被妖異給殺害並取而代之而已。

頌霖風：

「……打攪了。」頌霖風低聲說著，默默退出房間。

將其中比較大的一間房簡單打掃過後，頌霖風回到眾人旁，笑瞇瞇地說道，「剛剛去後頭逛了一圈，有間看來挺大的，晚點咱們去那邊歇一晚？」

蒯仲：

「嗯，去歇一晚吧，反正本來踏進這裡也是打算打尖，誰知……」對回來的頌霖風說道。

蒯仲：

「說來這些蟲原本也不是妖吧，據說是活得特別久才會變妖？那或許有比一般的蟲更厲害的效力。能長得這麼大也是奇觀了……」蒯仲對著蟲屍嘖嘖稱奇道。

姜夜闌：

「回去找壇老酒，把他們泡上個三五年，就可以賣個好價錢了。」姜夜闌站了起來，伸個懶腰，「沒準比你跑一趟鏢掙的錢還多。」

他東瞧西瞧，閒著沒事，又去向子离搭話，「說起來，你也是活得特別久才變妖的嗎？除了變身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特殊能力？」

子离：

子离搖搖頭，再搖搖頭。
「我也不知道我活了多久。」他說。

姜夜闌：

「你不知道自己活了多久？」姜夜闌稀奇的看著他，「那你怎麼會出現在帝王家，這事總記得吧？」

「說起來，你也見過那一位吧？」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手往上指了指，一邊擠眉弄眼。「怎麼樣，是不是真如傳聞中的那般好看？」

子离：

「是宜……我是說太子，在打獵時救了我，當時我才剛開靈識。後來就跟他一起待在宮裡了。」子离慢吞吞地解釋道，「那一位……是哪一位？」

姜夜闌：

「原來是才剛開靈識沒多久，怪不得看起來傻呼呼的。」姜夜闌哦了一聲，沒有在這話題上繼續糾纏。

比起子离的歲數，顯然他更關注自己新起的話題，「就是那一位啊，有特殊嗜好的！」他站了起來，先是用袖子掩面，臉上卻是一副冷漠的模樣；再一把扯過蒯仲，作勢去撕他的衣袖，邊發出咯咯的嬌笑聲，「最有名的那位！」

頌霖風：

「這麼說，是太子拜託你的？」頌霖風想了想，忍不住低聲笑了出來，「子离，我有個問題……以前太子會因為不想上講學，讓你幫他麼？」

子离：

「我才不是剛開靈識，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當時太子還是個半大的孩子……」子离不服氣地反駁，「宜曰可是很好學的，畢竟他以後可是要當大王的人，跟他那不像樣的爹可不一樣！……唔，等會兒，剛剛那些請你們當作沒聽到。」
他激動地比手畫腳著，但想想似乎覺得自己說的話不太妥，便打住了。

「有特殊嗜好的那一位……？」看著姜夜闌的一系列表演，露出有些困惑又怪異的神色。

蒯仲：

「……司卿你是在說大家都在傳說是禍國妖孽的那位女子嗎？」在姜夜闌真的扯下去之前，蒯仲不著痕跡地把袖子從他手中抽走，並接話道。

頌霖風：

「我想……應該是和太子前陣子有衝突的那位？」頌霖風慢慢垂下眼，撥了撥自己的髮後，朝子离眨眨眼。

姜夜闌：

「恩恩就是那位！」眼看同伴們似乎都理解了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姜夜闌猛點頭，一臉期待的看向子离，「怎麼樣，是不是真如傳聞中那麼貌美？」

子离：

「她啊……看過，是看過啦。」子离的臉色變了變，視線看向地面，「我不覺得她特別貌美，她……怪可怕的。」

姜夜闌：

「什麼意思、為什麼說她很可怕？」姜夜闌聽到了意料之外的答案，呆愣了下，隨後又連珠炮似的發問，「傳聞中嬌滴滴的美人，總不可能長得一張血盆大口吧，她能比方才那兩條巨蟲還可怕？還是你指的是她身居高位、嬌蠻起來氣勢驚人，非常人所能抗衡？」

說著又看了一眼子离，一副老氣橫秋的口吻「但不是我說，你方才被少爺我一問就哭，這心態不行啊，還得多練練。」

子离：

「她是沒有血盆大口……哎呀，我說了你們也不懂！她聞起來很怪異，讓人不想靠近！」子离猛然搖頭，像是拒絕回想某些事情。
「那，那是因為剛剛情勢所逼，我一時亂了方寸才……！正常情況來說你們是不會發現我的身分的啊！」

頌霖風：

「許是子离還小，看不懂美人的美呢。不然……若要從司卿和她選，子离覺得誰更勝一籌？」頌霖風在一旁煽風點火，剛剛的司卿瞧著也挺好的，說不定……？

子离：

「選是甚麼意思？選誰比較窮兇惡極？」

頌霖風：

「嗯……子离覺得他們誰比較好看？」聽到子离的詢問後，頌霖風忍不住大笑出聲，「窮凶極惡！司卿，你剛剛嚇到孩子了，還真沒想到有天這詞會和你有關，還哈哈哈哈哈、噗，咳、讓我緩緩——」

姜夜闌：

「哎，美人是拿來欣賞的，而不是用來聞的啊。」姜夜闌搖頭晃腦地說道，「莫不是薰香用太多，讓才讓你嗅不出真正的味道？」

他見頌霖風笑得誇張，投去嫌棄的一眼，「于歌你還是悠著點，萬一笑岔了氣，這荒郊野外的，我上哪找藥給你吃？」跟著又說道，「少爺我玉樹臨風、一表人才，跟窮凶惡極沾不上邊。是這孩子自個兒膽小，不經嚇，反倒怪起我來了。」

子离：

「我才不選呢，要是我選錯，他生氣了又來威脅我！」子离撇頭，「那可不是甚麼薰香的味道，那是……我也說不上來，總之她很怪異。可以的話真希望不會再遇到她。」

蒯仲：

「……說來，鎬京被攻破的時候，傳言王妃被犬戎抓了去，或許你的確不會再見到她了。」聽了你們對話許久的蒯仲突然說道。

姜夜闌：

「啊？她被犬戎擄了去？」先前沒留意過這件事，姜夜闌詫異的望向蒯仲，「犬戎擄王妃做啥，以現下的情況，就算留著做人質怕也是討不到什麼好處。該不會是看上她的美貌，想留下來生孩子不成？」

蒯仲：

「大概就是你說的那樣罷。」蒯仲搖搖頭，嘆道。

頌霖風：

「雖然太子因為她而……」頌霖風心情複雜地看著少年，「希望她不會遇到太悲慘的事，但願。」

子离：

「哼，那種事情關你甚麼事。」子离冷哼道，似乎對王妃的死活一點都不在乎。

姜夜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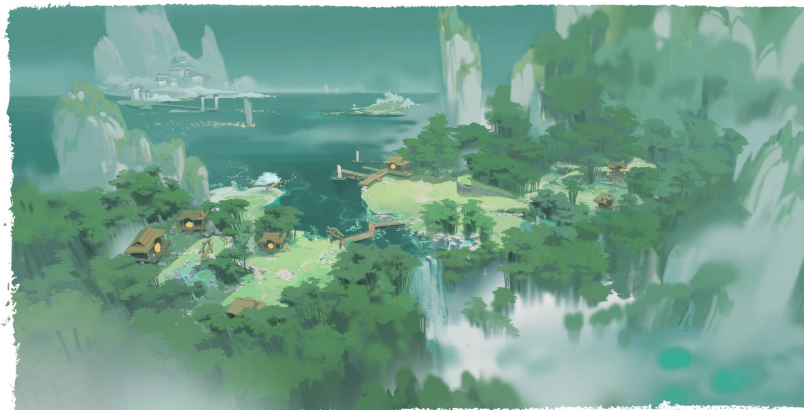
「最是無情帝王家。」姜夜闌下了總結，接著打了個長長的呵欠，又看了看周遭似乎快要醒轉的人們，「忙了一整晚，少爺我累了，打算先去找間上房好好的睡一覺。其餘事醒來再議。」

MC：

你們在客棧留宿了一晚，這個晚上就沒再發生甚麼奇怪的事情了。
隔天醒來，大多在大廳的旅客也都離開了，只有少數幾個一臉迷茫的人，看著你們欲言又止的樣子，但後來也沒問甚麼。

收拾了一下，你們又繼續踏上旅途。
外頭的落霜已停滯，但一路上感覺空氣中的水氣變重，讓人感覺就像要下雨，寒意竟比前幾天更甚。

策馬東行的路上，或許是因為刻意挑了避開官道的路，起初沒遇上甚麼人，一路顯得很平靜。
又走走停停了幾天，路上開始出現帶著大小家當，看似是難民的民眾，稀稀兩兩的在道端慢慢地掙扎前行。



越往前走，你們發現難民的數量越來越多，看樣子你們可能走上了主要幹道。但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難民遷移的隊伍一路延伸向前，越來越擁擠，最終在某個地方卡住。

你們遠眺一看，原來前方是一條大河，本來在秋天將進枯水期應該會很平緩，但或許是近來下了雨，下頭的河水竟是波濤洶湧。

河上佇立著看似有些不太穩妥的棧道木橋。人們都爭先恐後地想過橋，但似乎橋並沒有堅固到能承受民眾的過度推擠，於是便形成了一種排隊過橋的情勢。

頌霖風：

「那橋瞧著有些不太穩。」頌霖風向其他人說道，邊拍了拍馬兒的頸部，騎到河岸邊觀察。那水面上除了橋以外，是否有可以著陸的巨石或平面？

MC：

遠遠看過去大河上就那麼一條橋，沒有其他可以著陸的地方。
你試圖騎馬往前走，卻被難民潮的車陣堵在其中，再沒辦法前進，看來，除非你有甚麼神法能夠飛渡，否則似乎只能跟著車陣慢慢前行了。

而更雪上加霜的是，此時你們敏銳的耳朵都捕捉到了，在你們後方的遠處似乎有甚麼群體在快速移動，並接近。

姜夜闌：

「後頭有什麼東西？」姜夜闌原本正耐住性子，百無聊賴地等著過河。

不料卻聽到後方傳來的聲音，他臉色一變，將子离護在身後，「蒯老二，我看先別急著過河了。這附近有什麼地方，能讓我們先避一陣子？」

蒯仲：

「有甚麼要來了……這，不知道能否先找個地方藏著？」蒯仲的表情也變得不安，正在張望著。

頌霖風：

「……駕！」頌霖風雙腿夾住馬腹，手上的韁繩在空中拉出高度，牽引著身下的馬兒向後頭轉去。乘著瞬間拔高的身子，頌霖風也藉此查看後方的情況。

姜夜闌：#附近有沒有可以躲藏的地方

姜夜闌：2d6+2 鑑往知來(水) (2D6+2) > 8[6,2]+2 > 10

MC：

馬蹄踩踏著大地的聲音逐漸清晰，一小股犬戎騎兵出現在難民隊伍的附近，他們像圍堵獵物般地繞著圈子騎行，發出像狼嗥的聲音，揮舞著兵器，看上去就不安好心。

顯然的，這些騎兵的目標是劫掠難民，姜夜闌在看清情勢之後，便能很順利找出不會被盯上的樹叢躲藏。

姜夜闌：

「哎，跟我來。」在看清楚來人之後，姜夜闌壓低聲音向其他人說道。

他一把將子离按進懷裡，不讓他抬起頭來。接著便擠開附近的難民，往一旁的樹叢裡鑽。

子离：

子离很順從地躲進樹林裡待著，一點聲音都不敢發出。

MC：

聽見馬蹄聲與狼嗥聲漸進，周遭的難民們也惴惴不安起來，行當輕便者開始往前鑽過車陣縫隙逃竄，惹得拉車著牲畜也一陣躁動。

驅車的人眼看著車陣動彈不得，他們中開始有人喊著「犬戎來了！快跑啊！」

這一喊，人群當真躁動起來，木棧道在人群的踩踏中，開始搖搖欲墜起來。或許再這樣下去，木橋要不了多久就會崩斷了。

蒯仲：

「糟了，這樣下去橋撐不了多久，這些人也都會……」

頌霖風：

「……司卿。」頌霖風看向姜夜闌，沒有進到樹叢裡。

姜夜闌：

「怎麼了？」姜夜闌正準備在樹叢裡找個舒服的姿勢窩著，卻不妨被頌霖風叫住。

他看向對方，先是有些納悶，隨後瞭然，「于歌你是在擔心那些難民……？」

頌霖風：

「嗯……不去管他們的話，會出事吧。」頌霖風看著眼前的亂象，眉頭緊蹙，「我去亂亂那些犬戎，司卿你呢，一起來？」

蒯仲：

「…我去，司卿你藏好，看好子离。」蒯仲的手已經握到了刀柄上，目光盯著騎兵的方向說著。

姜夜闌：

「蒯老二你真可靠！」眼看自己的竹馬如此仗義，姜夜闌毫不吝嗇讚美，「放心吧我會照顧好子离的，你們自個兒也當心點。」

頌霖風：

「司卿，你也是。」是因為患難見真情嗎？明明是如此危機的時刻，頌霖風卻感覺心理與姜夜闌近了些。

驅著馬兒，頌霖風壓低身體、在人群的空隙間覺得小小間隙奔至水邊，「諸位先等等，他們人不多，別怕，先向著旁邊散去橋才不會斷！」

話語間，腰際的柳葉矛已然準備，只待那封喉的瞬間。

頌霖風：2d6+2 一夫當關(水)，目標：犬戎 (2D6+2) > 3[1,2]+2 > 5

蒯仲：2D6+2 同舟共濟(土) 目標，頌霖風 (2D6+2) > 5[2,3]+2 > 7

蒯仲：#使用MOVE【豪傑並起】，頌霖風骰數+2

頌霖風：

頌霖風抽出腰間的柳葉矛，身體以玄妙的程度向水面側去。

水聲隆隆，頌霖風睜著眼，傾聽著直至那個再好不過的時機到來……鐵器瞬間入水，而後隨著頌霖風腳下發力、向犬戎高高躍去的瞬間，無數的河水如延伸的刃面，朝著他們逕直打了過去！

MC：

突然颳起的河水著實驚嚇到了犬戎騎兵的坐騎，馬匹受到了極大的驚嚇而紛紛抬起前肢踢蹬著，饒是騎術了得的牧民也因此陷入了慌亂之中。他們叫喊著外域的言語，拉扯著韁繩想制住陷入恐慌狀態的坐騎。甚至有人的坐騎已經不受控制地往某個方向狂奔而去。此時蒯仲趁機一躍而上，刀刃形成的一道月牙斬向還躊躇在原地的馬腿，頓時血花四濺，馬匹慘聲嘶鳴不斷。

失去馬前腿的騎兵在地上摔成一團，一時之間犬戎騎兵的陣型散了大半，看似已經無法繼續他們的圍獵——但那並不代表他們失去了攻擊能力。尚還有餘裕的戎兵手持著弓箭，朝頌霖風射出了箭矢——

頌霖風：

頌霖風全身貫注盯著犬戎的行動，可如雨般的攻擊終究是避無可避……刺痛感從腰腹間傳來，他低頭，看著幾隻箭矢貫穿身體，只是將周遭的大穴以內力暫時封住，繼續與蒯仲的攻勢。

黑髮在空中飄逸，水刃照映著這一切——兇殘的、冷酷的搏鬥啊！鮮血四濺，外域的敵人一個個心口被開了十字的窟窿，安靜地從馬上墜了下去。

MC：

牧民的攻勢被破除，但難民的躁動並沒有因此停歇，大多人根本沒注意到後方發生的事，只是一昧地往前推擠逃竄。

MC：#頌霖風標記受傷

姜夜闌：2D6+2 舞衫歌扇(水) (2D6+2) > 6[4,2]+2 > 8

MC：#你獲得2點掌控

姜夜闌：#消耗2點掌控，讓難民冷靜下來，停止推擠逃竄，改為依序渡河

姜夜闌：

姜夜闌伏在樹叢中，他一邊看顧著子离，一邊留心的外面的狀況。

「哎，怎麼會這樣……」

原本只是略微探頭的他，在看到頌霖風受傷的時候，忍不住站起身，一邊碎念，「那群難民也太沒有眼色了，是看不出來現在情況有異嗎？不行、再這樣下去，橋真的要垮……」

苦思許久，青年突然拍了拍少年的肩，「欸，快點！你能不能弄點霧出來，越多越好，就像仙人降臨那般。」

子离：

「噢、應，應該可以？你是要……」子离慌亂地回道。

姜夜闌：

「可以就行，那你看著辦，機伶點，隨機應變。」姜夜闌鄭重的囑咐，接著便身手矯健地爬上一棵大樹，並順利攀到高枝上。

他拾綴了下自身，隨即在樹上站穩身體，鼓足了氣，以宏亮的聲音朝下方說道。

「天祐萬民，前夜降下指示——」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西南坤位，屬陰。坤者，地也，萬物皆致養。」

「與坤同道，後獲安貞吉。」

「東北偏狹，非復弘通之道。」

「一味蠻橫前衝，反而會迷失了方向；唯有順勢而為，方能找到正確的道路。」

「如今敵兵已退，危機暫除。」
「還望諸位從長計議，切莫隨波逐流。」

MC：

姜夜闌立於樹梢上的身姿忽然被一片霧氣壟罩，散發著點點金光，若隱若現宛如仙人降世之姿。其聲猶如從天上傳來，剎時間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世界一夕間安靜了下來，彷彿只剩下一個聲音，一個人。
點點金光發散而出，就像神祇的注視一般令人移不開目光。

狂躁恐懼的民眾目睹了此景，都不約而同停下了動作，聆聽著那段話語，唯有河水仍舊喧囂著。

姜夜闌：

效果似乎還不錯？

姜夜闌站在樹梢頭，眯眼看著下方民眾似乎真的停止推擠，紛紛站在原地，朝自己的方向望。

他暗自在內心為自己加油打氣，復又開口，
「蒼天有令，婦孺先行，男子在後，依次渡河。」
「凡事謙讓為先。」

「渡河之後，暫留原地，重修棧道。」
「待修妥後，再往前行。」

「望諸位順承天道，切莫一意孤行。」

MC：

民眾聽完，懵懵懂懂地開始行進，當真如姜夜闌要求的那樣井然有序地前進。

頌霖風：

頌霖風愣愣地抬頭望向宛如仙人的姜夜闌，一瞬間心裡湧起的竟是難言的敬畏。所謂溝通天地，便是這樣的罷……

將趴在腹部、身上沾了些血的乙弋抱了出來，頌霖風摸摸牠的頭，讓牠也跟著自己看著友人，喃喃說道，「我們昨天還和他一起睡呢，司卿啊、那模樣太厲害了。」

MC：

棧道凹凸不平，木板被壓過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走起來頗為顛頗，令人有些心驚，但還是順利乘載了大多民眾渡過大河。

大河雖寬廣，但還是能看得到對岸。
你們遠遠便看見對岸也聚集了一眾士兵，上頭印著『秦』的旌旗立於其中。
那些士兵並沒有阻攔難民的前進，而像是在等待著甚麼，在岸邊停駐著。

MC：

離岸邊越近，你們越能看清那群秦兵的樣貌。他們個個全副武裝，看上去就是要遠赴哪個地方作戰。為首的是一名身披紅袍戎裝，面貌肅穆的男子，他如鷹隼般銳利的目光正打量著所有經過的民眾。



子离：

「那個是——」本來變得有些蔫蔫的子离，在看清對岸的景象時，突然像是回過神般低聲道。

MC：

在你們總算走下橋的時候，為首那名男子像是注意到了甚麼，策馬前來，擋在你們面前。載著姜夜闌跟子离的馬匹被這樣一阻，便發出驚叫聲，踢了幾下腿。

姜夜闌：

與子离共乘一騎的姜夜闌，先是拉緊韁繩，讓馬匹平靜下來。

接著便有些戒備的看向阻擋自己去路的男子，「家中有要事，急著趕路，還望這位軍爺行個方便。」

MC：

那名男子打量了你們一瞬，便突然跳下馬，並且單膝跪了下來。

嬴開：

「——太子殿下，秦氏嬴開，前來護駕。」他拱著手說道，聲音堅定且清晰。

子离：

姜夜闌能感覺到坐在自己身前的子离聽到對方這麼說的時候，全身都緊繃了起來。他要是尾巴的話可能已經炸成一根毛氈了。

但他表面上維持著面無表情的鎮定模樣，垂眸看著跪下的男子。好半晌才說道：「原來是……丁……襄公啊。」

「襄公可是應申侯的召喚，欲前往鎬京助戰？」他繼續說。

嬴開：

「確是如此，我正在前往鎬京的路上，不想在此處就遇上了太子殿下。」嬴開說著便抬起頭，看著騎在馬上的兩人，沉著的面上透出些許狐疑之色。
「殿下可是要前往雒邑，我必當以命相護……」

子离：

「不必了！我已經找到值得信任的人能送我至成周，還請襄公前去鎬京幫助申侯驅逐犬戎之禍。」子离突然打斷他說道。

嬴開：

「這怎麼行……」

MC：

你們聽著他們的對話，捕捉到了對面那位男子的身分。
『秦』這個地方就你們所知還算不上是國家，是一支被大周收編了的戎狄部族——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裝扮跟方才出現的犬戎騎兵略有相似之處。

過去他們因為良好的養馬技術被周天子看上，而被封為卿大夫，但實際不過是被丟在邊關防堵著西戎入侵，日子安逸時根本沒人會在意他們。
而主要在京城生長的你們也花了些時間才想起有這麼個歸順周朝的外族部落，對他們了解不算多，也是第一次見到秦襄公其人。

明明是這種不受中央朝廷待見的外域之民，卻在危急時刻領著兵前來京城援助，著實難能可貴。

只是，現下他似乎找錯了目標。

MC：====團務暫停====

MC：====團務再開====

嬴開：

「此行兇險，還請諸位讓我一同護送。」嬴開低下頭，又做了一揖。

姜夜闌：

感覺到坐在自己前面的子离的緊繃，姜夜闌搔了搔髮，出聲說道，「我說這位軍爺……」

「既然殿下都已經命你前往鎬京驅逐犬戎，那你就趕緊接下命令，即刻出發吧。殿下由我等護送便足夠了。」

嬴開：

「這……申侯召我前來鎬京援助，保護太子難道不正是為此？」嬴開困惑地看著馬上的兩人。

頌霖風：

「殿下與申侯心繫鎬京裡的黎民，被封為卿大夫的您，應該能體會他們視民如子的那顆心，對麼？」
頌霖風笑瞇瞇地看著嬴開，溫和出聲。

嬴開：

「……？」他的視線轉向頌霖風，眉頭皺了起來，沒有說話。

子离：

「不，襄公應有更要緊的事要去做——鎬京目前被犬戎給佔據，將王都奪還為首要之務，您可切勿在此浪費時間了。」

嬴開：

「這……」他還是沒起身，眼神中透漏著疑問。「我來此，是為了大周的存續盡一份力，申侯並沒能告知我詳情，但我想護送太子前往安全的地方，與奪還王都一樣重要。」

姜夜闌：

聽到嬴開與子离你來我往的對話，姜夜闌逐漸感到有些不耐。

他牽動韁繩，身下的馬匹噴了噴鼻息，又往前了幾步，「依我看，申侯想要確定的是殿下的安危。現下你也親眼見到，殿下好端端的在這兒，沒受傷。這就已經足以回去覆命了。再者，身為臣民，既然殿下要你去鎬京，為何不速速領命，盡快啟程，反而猶疑不定？」

「更何況，看到附近的這群難民沒有，他們正需要人協助安頓；要做的事還很多，就別在這裡跟我們耗時間了吧。方才與犬戎交鋒，我的同伴受傷了，還等著療傷呢。」

嬴開：

嬴開聽了姜夜闌說的話，緩緩從地上站了起來。但只是手拉著馬的韁繩，看起來似乎還有些猶豫不決地一直盯著子离看。

子离：

子离被他看得心驚肉跳，牙一咬，只好繼續說：「襄公你可能有所不知，申侯會召你前來，便是因為你素來在邊關與其他戎人對抗，因此最為熟悉他們。此番要從犬戎手中奪回王都，熟悉犬戎習性的你們，正是戰勝的關鍵——」

姜夜闌：

「我呢，就好心給軍爺一句勸。」

眼看嬴開似乎有些動搖，姜夜闌又補了一句，「究竟是申侯的命令重要，還是殿下的命令重要，你自個兒在心底估算估算。」

「現下，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行了吧？你要是真擔心殿下，就給我們一些糧食和補給品，這樣對申侯也算是有交代了。」接著又笑咪咪的說道，「奪回鎬京的事，還得仰賴軍爺多多出力，為殿下分勞解憂才是。」

嬴開：

羸開的眉頭鬆了開來，露出了略為惶恐的表情，但立刻就褪去。
半晌後他才說道：「……諸位說得是。是我唐突了。」

「羸開這便前往營救鎬京——前路危機環伺，還望諸位多加小心。」他說罷便翻身上馬，扯著韁繩，對後方的秦軍說了些你們聽不太懂的語言。

MC：

隨後士兵們開始動身，氣勢洶洶地吆喝後方的難民，讓他們趕緊讓路。一時之間場面一片混亂。
不消多久，那支秦軍便風風火火地度過木橋走了。

子离：

「……呼。終於走了。」長出一口氣，整個人都軟了下來。

姜夜闌：

「我說你呀，跟他講那麼一大堆廢話幹嘛，直接趕走不就得了。」眼看軍隊浩浩蕩蕩的走遠了，姜夜闌策馬向前行，有些不滿的哼了哼，「看了都替你著急。」

「于歌，傷口還好嗎？要不要休息下？」跟著又繼續碎念抱怨，「說要護送殿下，結果連個補給品都沒留給我們。」

子离：

「這……他，他看起來不是隨便就能趕走的人啊！」子离一臉痛苦地說道，你看著他的側臉，發現他的臉就像溶化的泥偶一般有些變形了。「要不是離開鎬京之前有聽說申侯找些外援來對付犬戎，我都想不起他是誰……太可怕了。」

蒯仲：

「……子离，你的臉又……」在旁邊默默看了很久的蒯仲，忍不住出聲提醒道。

子离：

「我的臉？……啊！！！」他聽了便摸摸自己的臉，然後又萬分驚恐地把臉埋進衣袖中。

姜夜闌：

注意到子离的臉似乎又有些變化，姜夜闌只覺得自己的手又開始蠢蠢欲動。

他毫不客氣的一把握住子离的臉頰，好奇問道，「你這臉……是液體的嗎？怎麼可以說變就變？」

子离：

「嗚嗚……我要不行了，要維持這個模樣本來就很耗力，剛剛還幫你弄了那些雲啊霧的……」

「沒在襄公面前失去人形的模樣，已是盡了我畢生最大的努力了……」

姜夜闌：

聽到子离這樣說，姜夜闌不禁感到有些心虛。「咳、剛不是情況危急，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嗎？我這也是第一次當神棍，你多試幾次，等熟練就沒那麼耗費力氣了……」

頌霖風：

「襄公……和太子有過什麼淵源嗎？襄公他——該說是民族性不同，還是個性所致？」頌霖風好奇地看著子离，明明也沒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

子离：

「這是……甚麼意思？淵源？」

頌霖風：

「不然以子离和司卿的身份，他也不該那麼狐疑才是。……既然這樣，先尋個地方暫且休息？」頌霖風說著邊抬眼朝前方四周望了過去。

MC：

你看看四周，與剛才的景象無異。後方的流民們掙扎著前行，隊列幾乎看不到盡頭；木棧道吱吱嘎嘎地聽著令人驚心，但卻依然屹立在河上。

子离：

「我不知道啊！他是固守邊關的人，沒事也不曾出現在京城，被他看著我就心裡發毛……也不知道為什麼。」

姜夜闌：

「你的膽子就這麼丁點大，」姜夜闌用大拇指及食指比了個短短的距離，「遇到誰八成心裡都毛毛的吧。」

他撇了撇嘴，「蒯老二，我看還是快點找個地方紮營，免得子离和于歌撐不住。」

蒯仲：

蒯仲點點頭，便策馬朝一邊的樹林裡去。

頌霖風：

吱呀作響的聲音聽得讓人有些不安，頌霖風引著馬跟上，卻又忍不住遲疑地轉頭看向身後的木橋，「把橋弄得穩固些，會耗太多時間麼？」

姜夜闌：

「我說頌公子，您還是先擔心自個兒吧。」姜夜闌騎馬跟在蒯仲的後面，聽到頌霖風的話，忍不住又脫口而出，「這些難民現在正人心惶惶，有事情可做，心裡面才不會胡思亂想。你要真放心不下，明日離去前再幫他們分配工作，讓他們各司其職，不就得了。」

頌霖風：

「司卿說得也是。不過他們看上去挺孱弱的，若修著修著橋還沒修好，便先從橋上不小心摔入河裡怕是也不好……」

姜夜闌：

「我現在比較擔心孱弱的你會從馬上摔下來。」姜夜闌忍不住朝天翻了個白眼，「還有我子离，這麼不經嚇，待會萬一有什麼突發狀況，他一個不小心失去人形、從馬上滑下去，少爺我還得想辦法把他撈回來。」

「頌公子，您行行好，可憐可憐我吧。方才又是爬樹又是當神棍，勞心勞力，現在只覺得渾身都要散架了。難民的事明天再來擔心也不遲。」他一連迭聲的催促對方。

蒯仲：

蒯仲撥開了層層樹叢，總算在距離道路一段距離的地方找到一塊落葉鋪滿地的空曠乾爽空地。「這裡應該可以了，你們先歇會兒吧，我去揀些柴。」他把馬的牽繩綁在枝條上，便提刀出去了。

頌霖風：

「抱歉啊司卿，」頌霖風下了馬，將馬牽到空地讓牠歇息後也坐了下來，解開腰帶稍許，好進行待會的治療，「司卿這些年也有周遊的經驗嗎？和過去書院裡的感覺……滿不一樣的。」

姜夜闌：

姜夜闌也跟著驅馬靠近空地。他先是翻身下馬，將子离接了下來，再轉身將韁繩繫在一旁的枝桠上。

聽到頌霖風的話，他從自個兒的行囊中掏出一包應急藥品，走到對方面前，沒好氣的說道，「沒有遠遊的經驗，就是日常聽了不少消息。裡面最常聽到的，就是受了傷不及時治療，落得病根最後死掉的故事！」說完便伸出手，毫不客氣的戳了戳對方的肩膀，「方才都傷到哪了，把衣服解開，給我瞧瞧。」

頌霖風：

「居然？」頌霖風意外地睜大了眼，側了身並解開黑衣——只見二三支箭頭一半沒入他的腰腹中，周遭有著點點血跡；外頭的皮膚一片青白，看著就是情急之下暫且封了大穴以防失血過多，「司卿看著挺適合遠遊的，之後有空也……應該就這處的麻煩些。」

子离：

「嘶……」在一旁看著，看到傷口時忍不住倒抽一口涼氣。

姜夜闌：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娘就夠難纏了，更何況上頭還有那一群姊姊們。只要我一提到出遠門，他們每個人堵在門口掉幾滴淚，大廳就淹水了，哪裡出的去——」

姜夜闌看到頌霖風露出的傷口，一時間露出有點難以言喻的表情，「你說你都傷這麼重，還逞甚麼強……」他搖了搖頭，自包袱裡取出金創藥，「得把箭頭拔出來，會有些疼，你忍著點。」

跟著看到一旁的子离，他毫不客氣的使喚，「你站著發呆也是無聊，快與他聊天，分散注意力。」

子离：

「咦？要，要聊甚麼……」突然被點名，就開始緊張了起來。

頌霖風：

.....啊，好想摸毛毛。

「是了，子离既然身懷異能，能不能和乙弋溝通呢？」

子离：

「.....我只是會化形而已，並不會跟動物溝通。」子离的表情有些尷尬。「你們人類不也有不相通的語言麼，差不多就是那麼回事吧。」

姜夜闌：

眼看子离開始跟頌霖風尬聊了起來，姜夜闌也不多說廢話。他先是用隨身水袋裡的清水淨了手，接著將打溼的布巾按在傷口旁，快手快腳地就將箭矢拔了出來。

鮮紅的血液很快湧了出來，但或許是因為頌霖風已經預先點了穴道的關係，出血量並不如預期中的大。用準備好的布巾堵住創口，接著將金創藥敷了上去，再纏上布巾包緊，就完成了應急處理。

頌霖風：

「可惜了，要是真有一天理解乙弋，不知該有多好，現在是、咳，嗯...差、了點。」箭矢拔出的瞬間頌霖風眉頭一皺，可隨後忍不住長長地歎息，「現在舒服多了.....謝了，司卿。」

子离：

「沒準在你三十歲的時候，它就會化形成人了。」

頌霖風：

想像了乙弋化人的樣子，是高還是矮，那赤色的眼眸會是彎如新月，又或是圓如珠貝？不、不，「太可怖了，我沒辦法想像、嗯.....人形的她，乙弋啊，還是現在這副模樣就好。」

姜夜闌：

姜夜闌一邊聽著兩人聊天，又手腳迅速的將其他創口也處理完畢，這才鬆了一口氣。

「呼——看起來似乎沒有傷到要害，如果好好休養的話，應該沒甚麼大礙。只是這幾天還是不要有太大動作，小心扯到傷口。還有要忌口，不要吃太涼的食物.....」他習慣性絮絮叨叨念了一堆，後知後覺的發現有些不對，這才住嘴。

「總之，今晚可能會發熱，你多留意，早些休息。」

MC：

過了一陣子，天際轉為紅如火的霞色，蒯仲撿回了一堆乾柴，忙活了會兒，在空地上升起了一簇篝火。

隨著天色暗下來，附近熙攘的聲音也漸歇。

頌霖風：

「那修橋一事……早些休息，早點起床，應該不礙事？」金創藥與敷布在傷處上默默地作用著，是因為藥性的影響麼，又或是因為心境呢？頌霖風眨了眨眼，將眼前一瞬的模糊給略了過去，並將腰帶慢慢繫回去，「對了司卿，你曾遇過原先以為救不回來的人嗎？」

姜夜闌：

「救不回來的人……？」正蹲在一旁整頓行囊的姜夜闌，聽到頌霖風的話，眨了眨眼。

「姜家幾代為醫，除了去富貴人家看診外，也難免會遇到主動上門求醫的。」他坦然答道，「這其中自然也有幾個命數已定，人力所不能及的。」

「不過，你為什麼提起這個？」青年敏感地看向對方。

頌霖風：

頌霖風放鬆地向後一靠，望向司卿的雙眼，像是在說故事般地輕聲說道，「有人和我父親說，兩年後我將為宋家帶來劫難，讓家族覆滅、不得好死；你覺得這命數……能改麼？我一直不認為它能改變，也已經有所覺悟。」

「兩年的時間說不上短，但有時候，還是忍不住會感嘆有些可惜——要是能再去多一些地方，好好看他們長大，該有多好。」

姜夜闌：

從未聽頌霖風提過此事的姜夜闌，先是怔愣了下，抬頭回視對方平靜無波的雙眼，下意識說道，「那人是誰，如何能斷定你會為宋家帶來災禍？以宋家家底，又怎會僅僅因為一人之故，就導致整個家族覆滅？這其中疑點太多，于歌你如何就這樣信了？」

跟著又狐疑的看著對方，「你最後這一番話，以及這口吻——」都讓我想到準備逼婚的爹娘。姜家少爺抖了抖身子，乾脆俐落地說道，「你不要想託孤。不成、沒可能、我不幹！」

頌霖風：

「嗯？司卿你這點子確實不錯，那些小蘿蔔頭在的地方離你住處不遠，過條街再右轉兩次，有著赤色屋簷的那處便是了、欸，」頌霖風笑了出來，朝姜夜闌擺擺手，「說笑的，別緊張。」

「那人是我爹的老友，我猜……他或許道行不錯，不然我那嚴正的爹也不會信了後還到處找解方，即便沒結果也找了那麼多年罷。」

姜夜闌：

姜夜闌還是戒備的看向頌霖風，跟著像是想到了什麼，又快速地指著柴火堆旁的蒯仲說道，「你要真有託孤的念頭，看看蒯老二，他為人樂善好施、一言九鼎，忠厚老實又好騙，是個再適合不過的人選。找他就對了。」

賣完竹馬後，他又用手托著下巴，思考道，「找解方，是指讓你化解這命數的方法是吧？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你這幾年才會一直在外頭遊歷？我說你怎麼好好的少爺不當，盡往外跑，原來是還有這樁事在裡頭。」

「不過，那結果是多年前算出來的吧？世上萬物無時無刻都在改變，說不定現下已經不同了昵？」

蒯仲：

「……別啊。我自個兒都沒錢娶媳婦了，還養小孩呢？」蒯仲在旁邊抗議道。

子离：

「我聽說，人的命運會因為其作為而改變——這便定下了死期，或許言之過早。」在一旁聽著的子离，突然說道。

頌霖風：

「嗯……若沒那個命數，我大概也會和父親走上同樣的路吧，為太子與公理服務，挺好的。」在聽了眾人話語後，頌霖風頓了頓，表情奇異地看向姜夜闌與子离，「你們說，命是能改變的……？」

姜夜闌：

「我這不是在為你擔心嗎？看你跑鏢越跑越窮，擔心你娶不到媳婦，先找人為你養老送終。」姜夜闌毫不客氣的朝蒯仲說道。

他蹲的腳痠，索性找了塊乾淨點的草地，一屁股坐了下來，繼續嘖嘖呱呱的說道，「命數還是有極大的機率能改變的。就像方才那群難民，如果一直你推我擠，估計不用一刻鐘就會掉到河裡了；但只要轉念改變想法，這不就沒事了。」

「道理是這樣，但實際上要怎麼做，估計還是要看當事人的意思。」

子离：

「不知你可有聽過周宣王的事蹟，起先，他聽聞孩童唱著一首亡周的童謠，讓大臣給他解釋該如何解，說是周會亡於弓與箭，亦會亡於女子，於是宣王遣大臣去處理。」子离繼續說著，火光映照在他臉上，交錯的光影竟讓他的表情顯得變幻莫測。
「然而疑神疑鬼的宣王卻認為處理此事的上大夫與左儒玩忽職守、不聽他令，便隨意處斬了他們。……你猜，宣王最終是個什麼下場？」

頌霖風：「……宣王，最後自刎了？」

子离：

「不。據說，宣王在那之後天天嚷著上大夫與左儒的鬼魂出現在他身邊，拿著紅色的弓箭，纏著他索命——最後他憂慮成疾，病死了。」子离淺淺地笑了笑，「看啊，周王確實『亡於弓與箭』，但你說，這樣的命運到底算是卜算預言所致，還是他自己作來的呢？」

蒯仲：

「唉，司卿，比起擔心我，你倒是擔心一下自己罷，這回逃了，下回又該如何……」蒯仲也不客氣地說道。

姜夜闌：

「呸呸，你少跟我提這事。」聽到蒯仲這麼一提，姜夜闌的臉瞬間垮了下來。只見他痛苦萬分的掩面，開始胡說八道，「少爺我這趟出來，就是打算得道修仙去，從此不管這些凡塵俗事。」

蒯仲：

「這麼說你此番是真不打算回家了？」蒯仲奇道。

頌霖風：

「其實不應當相信，對麼。我也想再回宋宅，看看父親母親這幾年過得如何了，可若之後連累了他們，我大概……」頌霖風頓了頓，「對了，司卿在逃些什麼？」

姜夜闌：

「外面的世界這麼大，我先遊歷個三年五載再說。」姜夜闌理直氣壯的說道，「總之先讓他們冷靜下來，不要一股腦兒的只想叫我成親！」

他扭頭看著頌霖風，誇張的比劃著，「我爹娘給我說了一門親事，據說新娘的臉有盆那麼大，腰堪比祠堂大廳的蟠龍柱那麼粗，一餐可以幹掉三桶白飯。萬一真成親，憑我這小身板，分分鐘就會被吸成人乾。」接著兩手一攤，「所以我就，翻牆逃了。」

蒯仲：

「……不說還以為你是要去跟犬戎和親呢，真有那麼誇張嗎。」蒯仲忍俊不住，隨即低頭，丟了幾根柴火進篝火裡。「搞不懂你啊，成親怎麼了？在家裡待著給人伺候明明挺舒坦，怎麼就偏要往外跑。」

頌霖風：

「翻牆？司卿沒被追回去也是運氣好，是了，司卿先前說過自己的好運，便是因為這樣才能逃出來的罷！」前因後果串上了，頌霖風笑了會，理解般地點點頭，「直接讓他們放棄也好，司卿這一趟出來……或許回去時不只有了妻子，還會有兒女在身旁叫爹爹呢。」

姜夜闌：

「他們哪是在伺候我，是在看管人犯呢。」姜夜闌猛地站了起來，憤恨不平的說道，「打小無論走到哪，後面老跟著一群人。就連上了學堂，也要派人來看著。這不是好險來的是你，講義氣，我才有這麼一丁點自由。」

他搖了搖手指，嘖嘖有聲的說道，「現下我長大、能自個兒做決定了，他們又想換著花樣、找另一個人來拘束我。這次我可不會再輕易束手就擒了！」

跟著聽到頌霖風所說的話，青年眯起眼，「頌、霖、風，我剛剛才救了你，你可別扭頭就咒我啊！又不是腦子進了水，我何苦跟自己過不去。」

蒯仲：

大概是生長環境從根本上就不一樣，蒯仲似乎沒辦法完全理解那種自由被束縛的感覺，便也沒在那個話題上繼續糾纏。

「行吧，那你可得學學行走江湖的技巧了；首先第一條，錢財不可露白，你那副闊氣樣，遲早要惹禍上身……」蒯仲這時候突然開始囉嗦了起來。

子离：

「嗯，自由啊……」看著篝火，像是想到了甚麼，卻也沒接著說下去。

MC：

入夜後，寒冷的空氣包圍了你們，只能緊挨著篝火跟彼此來汲取溫度。
安排好守夜的順序後，在星夜的照看下你們沉沉睡去。

輪到最後一個守夜的頌霖風，眼見著東方的天空泛起魚肚白，樹林裡只有微微的風聲，與蟲鳴鳥叫聲。星辰在黎明的光輝下逐漸淡去。
清晨的空氣一樣寒冷，呼出的氣息都化為了白霧。

MC： #頌霖風的傷痕標記可消除

頌霖風：

頌霖風舒展了身體，感受著尚未有著陽光的寒冷，踏著輕巧的步伐來到河邊。

傷口經過包紮與充分的休息後，已然好上不少，或許對接下來的行動也有所幫助。他觀察著木棧橋的結構，在橋面上實際來回走了幾次，對需要補強的地方有了瞭解。

需要的木材並不多，繩索的綁法與位置反而是能讓它穩固的關鍵。頌霖風嘗試地將那些鬆脫或斷裂的地方一一補上，綁死的繩結慢慢成形，在太陽升起的那刻，頌霖風擦了擦面上的汗，走回眾人休息的地方。

「司卿？」頌霖風輕輕點了點姜夜闌，沒有喊得太大聲。

MC：

忙活完回到營地的時候已經天光大亮，你赫然發現……好像少了一個人。

姜夜闌：

感覺到有人碰觸自己，姜夜闌懶洋洋的翻了個身。

估計是因為席地而睡的關係，他睡的並不是很安穩，一直有著隱隱約約的意識，只是昨天實在累得緊了，便還是執拗的賴在地上不肯起床。這回因為頌霖風的叫喚，總算是坐了起來。

「什麼事？」他揉了揉眼睛，打了個呵欠。

頌霖風：

「原本是想請你幫我看看橋有沒有修好的，不過……」頌霖風的聲音有些遲疑，「我們是不是少了個人？」

MC：

原本是子離的地方，現在躺的不是子離，是一坨土黃色的毛團。

那坨毛團聽到你們發出的聲音，猛然抖動了一下，隨即從地上彈起來，刷一聲，瞬間就竄進了樹林裡——你們甚至都還沒看清楚那是甚麼玩意兒。

姜夜闌：

「少了個人？」聽到這句話，姜夜闌先是呆愣的重複一遍，隨後才反應過來。

他瞪大眼，「少了誰？」接著目光移動到其他同伴身上，然後有些疑惑，「我剛……莫不是眼花了？是不是有一團東西飛了過去？」

蒯仲：

「哈啊……怎麼了？」蒯仲這時才睡眼惺忪地看過來，「……嗯？子离呢？」
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愣了半晌，然後驚醒一般地瞪大眼睛張望著四周。

頌霖風：

「不是你眼花，我也看到一個土黃色的毛……球跑了。要去尋他麼？」頌霖風怔愣地看向樹林，不知所措。

姜夜闌：

姜夜闌緩緩起身，往毛團竄入的樹林裡走了過去。

「我們都看到了，你還是快出來吧。」他不給面子的說道。「我數到三，你不出來我就進去了！一、二——！」

MC：

過了一陣子，你們聽見有人踩著枯葉走來的聲音，衣冠整齊的少年若無其事地從樹林裡走出來。

子离：

「早啊，你們看到甚麼了嗎？」他一臉認真地裝沒事。

姜夜闌：

姜夜闌走近少年，轉了兩三圈，沒發現破綻。他又作勢伸手要去捏對方的臉，調侃道，「這次動作還挺快的啊！」

子离：

「我聽、聽不懂你在說甚麼…！」把姜夜闌伸過來要捏他臉的手給推開。

頌霖風：

「是昨天太累了？」頌霖風對子离左瞧右瞧，看過一圈後才鬆口氣，「子离以後還睡最裡面吧，也可以暖和暖和。」

蒯仲：

「咦？子离這麼早起啊……沒事就好。」

姜夜闌：

被子离推開手，姜夜闌也不惱，只是笑嘻嘻的伸了個懶腰，接著又踱了幾步，似乎想去河邊梳洗。

這時他突然想起，剛醒轉時同伴對自己所說的話，「你方才是說，要我幫你看看橋有沒有修好？」青年狐疑的看了看木棧橋，又轉過頭來看著頌霖風，跟著一臉不高興的走到他身邊，猛力用指頭戳著對方的腦袋，「我昨天跟你說了什麼！你這是一覺醒來，覺得自己身強體壯，就去做苦工來著？」

蒯仲：

「你去修橋了？怎麼不找我們幫忙？」

頌霖風：

「咳、不，你瞧，」頌霖風伸出手，掌心內只有綁繩索留下的小小傷痕，「沒用上太多力氣，只是把結構穩固了點，最多也就這樣，真的算不上什麼苦工。那橋原先也做得不錯，只是綁繩子比較費時間。」

「也是起得比較早，看橋上也人，順勢去修剛剛好……不過我一個人也沒法確認有沒有修好，你們能幫我看看麼？」

姜夜闌：

「當真？」姜夜闌瞧了瞧頌霖風的掌心，又毫不客氣的揪著人的衣領，察看了他的傷口一番。確定沒有大礙，這才肯罷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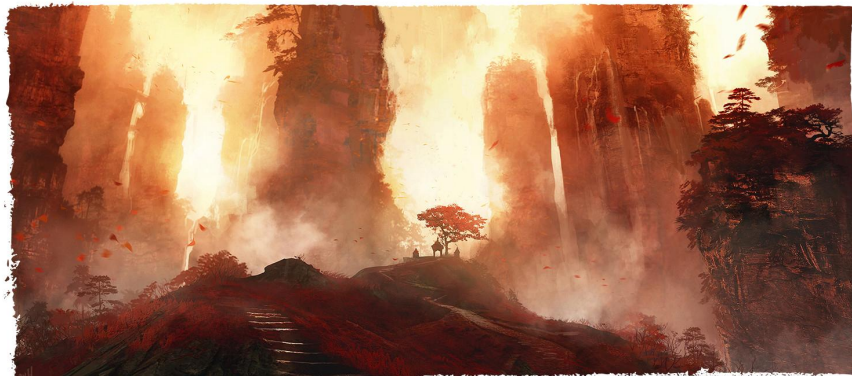
「算了，我快餓死了，這次就先放過你。」他擺了擺手，一副施恩的模樣，跟著便到河邊蹲著洗漱，一邊還不忘大喊，「蒯老二我們今早吃什麼啊？」

蒯仲：

「乾糧——」蒯仲這麼回道。

MC：====團務暫停====

MC：====團務再開====



MC：

然後接連好幾天，你們都吃著乏味的乾糧；到了終於受不了的時候才去河邊釣魚，或去林子裡獵野味。

秋日將盡，一路的原野山徑都瀰漫著蕭瑟之意。也不知是不是路上都是些廢村跟難民，微寒的空氣中竟是飄散著一股淡淡的腐朽氣味。

又東行了十數日，你們遇上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你們帶的存糧開始不足了。然而一路上遇到的村落，不是破敗無人，就是也糧食欠缺，自身都難保了，給他們再多錢也擠不出多餘的糧給你們。

本想著反正就釣魚充飢唄，也沒甚麼。

然而眼前貫穿了幾座村莊的河流，卻是乾涸到只剩幾束涓涓細流。

蒯仲：

「這不應該啊……」蒯仲騎馬沿著河邊走著，邊看一邊喃喃自語道。

姜夜闌：

「不應該什麼？」因為存糧不足，開始實施配給制的結果，就是姜夜闌老覺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嚕咕嚕叫。

他隨口回了一句，接著又慈愛的看了看與他同騎的子离，意有所指地說道，「好險我們還有儲備乾糧，不是嗎？」

蒯仲：

「冬季雖然枯水，但不至於整條河都乾了才是……」蒯仲還是看著河道，並沒注意到姜夜闌是指甚麼。

頌霖風：

「難不成要挖樹根了？」頌霖風張開五指，動了動後又垂了下來，「聽說有些植物的根是能吃的，我瞧……前面那棵樹挺壯的，根煮來也好吃罷。」

子离：

「……別，別看我！我沒甚麼肉！」突然感覺背脊一涼。

姜夜闌：

「放心吧，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也不會出此下策。」姜夜闌笑嘻嘻地摸了摸子离的頭，把目光自同伴身上挪開，跟著看向已經露出大半河床的水道。

「可能有什麼東西堵住源頭了吧。」他隨口說道，有些納悶，「不過原本在河裡的那些魚蝦都跑哪去了？難道我們來的太晚，食物都已經被其他人撿光了不成？」

子离：

「不，別啊，連萬不得已都不要考慮這個下策…！」子离可能是意識到現在金錢已經沒太大用處了，倒是不敢拿這出來說嘴。

蒯仲：

「也是有可能。但敢情是上游有甚麼怪異？」

頌霖風：

「是呢……對了，上游離這遠麼？」頌霖說著便跳下了馬，來到河邊後將手伸了進去，細細感受著的同時，也注視著眼前的水流。

姜夜闌：

「蒯老二，你不會是想去察看吧。」身為多年竹馬，姜夜闌一看蒯仲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們現下可是山窮水盡到快啃樹根了，要走到上游處，不知道還得花費多少口糧。」

蒯仲：

「不至於吧？而且上去山裡說不定還有動物可以獵，不去看看嗎？」蒯仲拉了拉韁繩，將馬頭調轉過來，狀似要往上走。

MC：

頌霖風你走下河床伸手觸碰河水，除了冰冰涼涼的，你也沒甚麼特別的感覺。
那河水細到大概只有你腕子的寬度，看上去真的就像有甚麼堵在了上面，才讓水流不下來；而河床上都是乾裂的土，顯然這狀況不是最近才發生的。

姜夜闌：

「行吧，既然你都這樣說了。」聽到或許有野味可打，姜夜闌的眼睛一亮，策馬走到蒯仲旁邊，「到時候就得靠蒯老二你了。」

「于歌，走了，還在看什麼呢？」他不忘向仍舊站在河邊的頌霖風吆喝道。

MC：

這條河目測貫穿了大概兩三個村子，可以推斷上游在一段距離外的山上，雖然目前看不到，但大概也不會是要走個一整天的長度。

頌霖風：

「……恐怕真的如司卿所言，有什麼東西在水裡待上了不短的時日。」頌霖風將手抽了回來，向身後的姜夜闌應道，「沒事，我這就來！」

他躍回馬上，指尖是流水帶來的冷意，在和友朋歡笑的同時，卻也不免在心中暗自感慨，因著那些被迫離開家園的、那些已無力改變的人；自己是幸運的，同時也是不幸的，但如那日眾人所言，或許……

蒯仲：

「你不也試試？說好的以後要遊歷四方呢？」蒯仲笑道。

姜夜闌：

「以後是以後，現下我手抖的都快抓不住韁繩了，除了你也沒其他人可指望了。」姜夜闌兩手一攤，誇張的說道，「子离不是說要給我們一大筆錢嗎？以後我就用這筆錢來雇一個人，專門打野味給我吃。」

他朝頌霖風招了招手，隨即就騎著馬往河川上游走去。

MC：

你們策馬往上走，因為似乎是平常沒甚麼人在走的山徑，雖然不甚陡峭，但充滿著石礫，馬匹走起來還是有些艱難，行進速度也慢了下來。

山上的草木都變為了枯黃，紅色，莫名的讓人產生一種妖異感。
不過一路向上的路程中除了蒼茫的山林外，倒也沒看到甚麼奇異景象。

只是——耳尖的人，聽見了遠方似乎有甚麼群集在移動，那不像是風聲，像是某種活物。

姜夜闌：

「什麼聲音？」姜夜闌拉動韁繩，將馬匹停了下來。他回過頭，詢問在自己附近的頌霖風，「于歌，你有聽到什麼奇特的聲音嗎？」

頌霖風：

「嗯，有群東西在移動……」頌霖風凝神，試圖從聲音的移動辨認他們欲前往的方向。

MC：

仔細聽，那聲音很是熟悉——多數馬蹄踩踏在地面上的聲音，你們已經聽過無數次。
那聲音很遙遠，卻如影隨形。

頌霖風：

「是馬蹄聲。司卿，你說我們是正巧撞上，還是……被跟了？」頌霖風抓住韁繩的手一瞬間緊了緊，隨即又放鬆了。

MC：

馬蹄聲若隱若現，難以捉摸行蹤，那得是極有技巧的騎手才有辦法辦到。

姜夜闌：

「也許在上游處截住河流的，就是他們呢。」聽到頌霖風的話，姜夜闌又側耳細聽了一番，這才說出自己的猜測。

「不過，這馬蹄聲若有似無的，要說是故意洩漏行蹤給我們知道，似乎也有些奇怪。」他戳了戳子离，「你有什麼想法沒有？」

子离：

「沒，沒有……我們先前應該沒被跟蹤吧？！」子离已經緊張得肩膀都拱了起來。



MC：

再往前走一點，你們可以看到前方的河道開始擴大，水稍微變得多一點，但也都沉積在平面的地方，沒有往下流。

詭異的是，沉積的水窪呈現了不自然的綠色。

頌霖風：

頌霖風從一旁的樹上摘了幾片葉子，朝青色的水窪投過去，「司卿，你對那些卜筮的方法清楚麼？」

MC：

葉子落到水窪裡，漂浮在水面上。

頌霖風：

葉子有任何樣貌上的變化嗎？

MC：

看起來沒有。

姜夜闌：

「清楚是清楚，怎麼了？」姜夜闌還在琢磨那些馬蹄聲，聽到頌霖風的問句，這才把注意力放到水窪上。

「這顏色……是有人刻意在這做了什麼？」他咋舌說道。

MC：

那水是從上方流下來的，你可以推斷，上游一定有甚麼不尋常的東西才會變成這樣。

蒯仲：

「……總不會又是甚麼妖物吧……」蒯仲看著那窪綠色的水嘆道。

頌霖風：

「嗯……想問司卿能不能為此行卜一卦？」頌霖風小聲說著，一面持續注意馬蹄聲的動向。

姜夜闌：

「為此行卜一卦？」姜夜闌搔了搔髮，先是朝遠方指了指，又比了比地上綠色的水灘，再拍了拍子離的肩。

「眼前的這景況、再加上我身前的這位——于歌，不用占卜，光靠目前的情形來推斷，我就知道結果肯定是大凶的。」他的肚子還很應景的發出了一聲悲鳴。

頌霖風：

「司卿、嘆，是呢。」頌霖風忍不住小小聲笑了出來，邊笑著邊摸摸身下馬兒的頭。

MC：

馬兒發出嘆嚕嚕的聲音，抬腳繼續往上走。再繼續往上，你們看見前方的河道形成了一個深邃的大潭，裡頭盈滿了水……綠得詭異的溪水，與周圍褐紅的樹林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試都不用試，你們都能感覺出這潭裡藏了不太對的東西，雖然也說不上是甚麼。

姜夜闌：

「那潭水太詭異了，簡直就寫著『內有妖物』。」姜夜闌遠遠就看到深邃的大潭，他自覺地停下馬匹，向其他人說道。

「話先說在前頭，如果淌了這渾水、打完之後沒能好好飽餐一頓，少爺我可是會生氣的。」青年嚴肅的表示。

蒯仲：

「嗯……」蒯仲看上去也有些猶豫。

MC：

這時候，馬蹄聲也逐漸靠近了過來——同時你們也可以看到樹林裡有人影竄動。

頌霖風：

「唔……蒯兄沒問題的，」頌霖風盯著綠色的河水，從一旁的樹上折了幾根樹枝下來，隨後他來到潭邊。

MC：

有一個白色的身影在林間穿梭，就像一只巡遊於樹林的白鳥。

很快那人來到了開闊之處，讓你們得以看得清楚，那是一個有著一頭白髮，披著白毛皮的……女子？她騎著栗色的馬，衣著看得出是外域之民。

而她身前載著另一個衣著紅艷，身形嬌小的女子。



戎女：

「姒姐姐呀，那就是你要找的人？」白髮女人說道，目光盯著你們幾人看。由於樹林十分靜謐，即便她沒有很大聲，你們還是聽見了她說的話。

紅衣女子：

紅衣女子沒有回答，只是目光灼灼地看向姜夜闌的方向。

蒯仲：

「你們……想做甚麼？我們可沒甚麼東西給你們搶。」蒯仲的手默默地搭到了刀柄上，警戒地看著兩人。

MC：

與此同時，你們周邊的樹林也出現了一些犬戎打扮的騎兵，但都保持著一段距離，手上也沒有拿武器對著你們，就只是看著。

子离：

「噫……！」

戎女：

「沒甚麼，咱們就找個人，你們乖點兒，就沒事啊。」白髮女人漫不經心地掏著耳朵，輕浮地笑了笑。

姜夜闌：

「這是做什麼？」姜夜闌不明所以，只能也跟著拉緊韁繩，戒備的看著四周。

「對面那兩個大美人，做啥這樣盯著我們瞧，該不會是你的風流債？」他悄聲向子离問道。

頌霖風：

「兩位是？要找人的話，不說說自己是誰嗎？」頌霖風看著二位麗人，偏了偏頭。

子离：

「不，不是，那個是——」坐在姜夜闌身前的子离已經抖得像篩糠一樣。

姜夜闌：

「哎呀你快說啊！」眼下正是關鍵時刻，子离還支支吾吾的，性急的姜夜闌簡直想把他抓起來搖，看能不能搖出個答案來。

紅衣女子：

「宜曰——」紅衣的女子慢慢地抬起了臉，發出了似乎在壓抑著甚麼的乾澀聲音。

這時你們才看清楚，女子的長相極為美麗，膚若凝脂，髮似鴉羽，五官的任何一吋都像是最上乘的工匠精雕細琢而來；即便身上的衣物沾染了髒汙，卻不曾折損她的美貌——肯定會有人只為博得她一笑而付出任何代價的，傾國傾城或許就是這麼回事——這讓你們直覺想起了一個傳言是禍國妖姬的人。

紅衣女子：

「宜曰！」她又爆出一聲嘶吼，那簡直不似她這樣的麗人會發出的聲音。

子离：

「……啊啊啊啊！我就說她很恐怖吧！」子离低聲叫道，他幾乎快哭出來了。

頌霖風：

「？！！！！！！」不不不，子离啊，撐住，不要在這個時候不小心露出「毛」腳……頌霖風一邊偷偷盯著子离，一邊繼續戒備。

姜夜闌：

「哇噢。」姜夜闌的馬被那聲突如其來的爆吼嚇到嘶聲長鳴，前足高高抬起。

他趕緊手忙腳亂的控制韁繩，費了好一番功夫，這才讓馬匹鎮定下來。青年還硬要對子离說悄悄話，「唉，一個嬌滴滴的大美人，怎麼會是這樣的聲音。」

MC：

那道紅色的身影從馬背上翻了下來，然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你們幾乎沒有人看到她是怎麼移動的，轉瞬間，她就欺到了姜夜闌的坐騎前，猶如索命的厲鬼般攀附上了子离的身軀。

紅衣女子：

「宜曰……你得完成……宮涅那個廢人沒能完成的……」女人的聲音顫抖著，像在壓抑著甚麼般從嗓子擠出了低語。

子离：

「啊啊啊啊！！！」子离被這景象嚇壞了，放聲尖叫。

MC：

姜夜闌的坐騎也受到了驚嚇而發出嘶鳴，一邊蹬著前腿。

紅衣女子：

女人的話沒說完，她就突然放開了手，踉蹌地後退了兩步，「你……」她尖聲叫道，然後指著子离。

「你……你不是宜臼……你為什麼……啊啊啊啊！！！」她表情扭曲地抱著頭，發出尖銳的聲音。

子离：

「我不是，那又……你，你到底想做甚麼……？！」

姜夜闌：

「我說這位姊姊，你在做什麼？」變故發生的猝不及防，姜夜闌來不及護住子离，就看到女子先是撲了上來，而後又自顧自地開始放聲尖叫。

他忍不住心頭火起，大聲說道，「請你自重，不要輕薄我的同伴！」

頌霖風：

頌霖風想了想，幾個腳步間來到白髮女子的身邊，向戎女問道，「你們是為了宜臼來的？對這邊還了解嗎？」說著他向一旁的潭水指了指。

戎女：

「呀，姒姐姐，我會想念你……那張臉的。」白髮女人扯了扯韁繩，在頌霖風靠近時她便警覺地退了開來，「我們就搭把手，送人來，現在要走啦，呵呵。」

頌霖風：

「你們只送過來，不把人帶回去的？」……這便是外域人的作風麼，真讓人摸不著頭緒。想是這樣想，頌霖風還是忍不住朝他們的服飾武器瞧著。

戎女：

「為何要帶回去？那是你們大周的事，咱就是不想淌這渾水哪。呵呵，祝你們好運囉！」戎女猛一扯韁繩，飛也似地就跑了。隨著她的離去，其他戎兵也身形如影地消失在林間。

紅衣女子：

「宜臼……不是宜臼……你怎麼可以……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啊啊，啊啊啊……」紅衣女子彷彿沒聽見姜夜闌的叫喊，她自顧自地喃喃自語著，尖叫聲轉變成了痛苦的哭號。她那雙美麗的眼瞳瞪著姜夜闌跟子离，然後開始流出了黏稠的黑色液體——

姜夜闌：

「……」眼看眼前的女子隱約露出的非人樣貌，姜夜闌也不禁心裡發毛。他緊張的拉緊韁繩，打算一有機會就掉轉馬頭，趁隙逃跑。「這女人很奇怪啊？她究竟是什麼人，想要做什麼？」

MC：

紅衣女子的眼睛口鼻都流出了黑色的液體，黑泥染污了她皎白的肌膚，衣服，最後流到地上——那黑泥彷彿有生命般在地上擴散，一股惡臭隨之蔓延開來——那就像戰場或墳場裡瀰漫的血腥腐朽味，讓人聯想到死亡。

黑泥蔓延到潭水裡之時，那潭水狀似受到甚麼驚動，開始洶湧起來——

子离：

「甚麼甚麼這是甚麼來不及了啊啊啊——」子离看著已經不成人形的女人，震驚不已。

姜夜闌：

得，人就這樣走了。

姜夜闌眼看犬戎颯爽離場，只留下自己一行人，頓感淒涼。

「.....不如我們也跑吧？」雖然似乎已經來不及了，但他還是不願放棄掙扎的提議。

頌霖風：

看著水潭洶湧，頌霖風想也不想地直接從一旁的樹上拉過樹藤，腳尖一掠，將身體壓向洶湧水面盪過去時，緊盯下方。

MC：

此時潭水開始暴漲，淹至你們的腳下，馬匹驚嚇地踢著腿。

那潭水已經頗不像水，而是混濁的黑泥。

那股腐臭味無可避免地鑽進了你們的鼻腔中，讓人感到一陣目眩。

隨之而來冒出的是一股莫名的情緒——沉重的怨恨，痛苦，讓你們腦殼發疼。

蒯仲：

「這個是.....啊。」蒯仲扶著腦袋，雖然已經把刀拔了出來，但卻不知道要砍甚麼。

頌霖風：2d6+2 鑑往知來(水) (2D6+2) > 9[5,4]+2 > 11

MC：#你獲得2點扣住

姜夜闌：

「這女人不是在宮中錦衣玉食的嗎？怎麼會這麼古怪。」

姜夜闌被腐臭味薰的腦門疼。他咬著舌尖，努力強迫自己保持清醒，並試著移動馬匹到旁邊的大樹，朝子离喊道，「我試試看能不能爬到那頭的樹上。你攀到我背上，抓緊別放手啊。」

頌霖風：

#問題一：水下的東西為何

#問題二：黑泥又是什麼

MC：

頌霖風往水面看去，雖然潭水已經變成烏黑的顏色，但下頭的東西似乎也受到了影響，正在裡面掙動，但卻怎樣都掙不出來。你隱約看到潭裡有個巨大的身影，形狀狀似蟾蜍。

頌霖風：

「潭裡那東西，長得有些像蟾蜍！」頌霖風乘著風擺盪，朝姜夜闌的方向大聲喊道。

MC：

看到散發出惡臭的黑泥，你突然想到宮中曾有一個奇妙的傳說。

在夏朝末年，曾有兩條龍造訪了夏王，並留下了兩口龍涎。那兩口龍涎被封印在一個盒子裡，就這樣過了許久，甚至改朝換代都沒有人動過……直到某天，盒子裡蔓延出惡臭的黑泥，擾得宮中雞飛狗跳。

最終，那些黑泥竟是化作一只精魂鑽入了一名宮女的肚子裡。

小宮女隨後懷孕，一懷就是八年，之後生出了一名如花似玉的女孩……但那女孩之後怎樣了呢？這種無稽之談，你本來也不是很在意。

頌霖風：

「……你們曾聽過宮裡那個傳說麼？那個被封印的龍涎，在盒子裡化為黑泥後鑽入宮女的肚子裡，還懷了八年之有——」想到那個傳說，頌霖風皺起眉，盯準女子的位置，放手躍下。

姜夜闌：

「什麼東西？」姜夜闌正努力伸長了手腳，想要搆到樹木的粗枝上。聞言回頭望著潭中的黑影，「臥槽！」

他爆出一句粗話，而後吼道，「蒯老二，你那邊有沒有火石之類的東西，點燃樹枝丟下去試試？」

子离：

「哇…哇啊…哇……我們死定啦…我們死定啦……」子离四肢並用地緊扒在姜夜闌背後，嘴裡一直胡亂叫著。

蒯仲：

蒯仲先放跑了自己的馬，然後跳到一處還沒被水淹沒的石頭上。他照著姜夜闌說的拿出火石，點燃了樹枝朝潭心丟去。

MC：

然而在燃火樹枝還沒掉進潭裡時，就有個巨大的東西破水而出！

一隻渾身被黑泥覆蓋的巨大蟾蜍衝破了水面，潭水隨之泉湧，彷彿源源不絕，讓周遭的水位更加上升——明明先前是如此乾涸的山泉，現在卻呈現洪災之景。

蒯仲：

「草，好像沒甚麼用！這都是甚麼？！這該如何是好……」蒯仲罵了一聲，眼看水位又上升，只好也爬上一旁的樹。

姜夜闌：

「臥槽你不要勒我脖子！」被驚慌失措的子离勒的有些喘不過氣，姜夜闌好不容易才攀上一根粗枝，努力將自己掛在上頭。

「這蟾蜍不會想吞了我們吧！于歌你剛才說的那什麼龍涎，當初是怎麼被封印起來的！」他扯著嗓子朝其他人喊道，「我背上那個，這事你有沒有什麼頭緒！」

子离：

「我，我不知道哇！她……」子离死命抓著姜夜闌，像在抓一根浮木。「她，她好像說過要宜臼吃了她甚麼的，我以為……」

MC：

大蟾蜍出水後也沒有閒著，牠狀似痛苦又毫無規律地彈跳亂撞，大地為之震動。

頌霖風：

頌霖風站在女子面前，從袖上割了一塊布下來，將她流出黑泥的部位擦了擦，隨後用樹枝提住她的後領，將她帶著躍上另一棵樹上。

「那個龍涎當初是被封在盒子裡，怎麼封的我不清楚！」向姜夜闌回道後，頌霖風看著眼前的女子，「你和宜臼當初的約定是什麼，我們有辦法完成麼？」

MC：

頌霖風你本打算觸碰那女人，她卻在你靠近的瞬間飛速旋著身軀滑了開來。染上黑色的豔紅衣衫像一朵綻開的血花，在黑泥中獨自盛放。

紅衣女子：

女人的臉已經完全被黑色的液體覆蓋，讓她看起來完全不似人的模樣。她的雙手舉起時，黑泥像是有生命般翻湧，彷彿要淹沒世間。

「日將升...月將落，桑木箕草.....幾亡周.....啊啊...哈哈哈哈.....」她發出痛苦的聲音，像是痛哭也像是慘笑。

頌霖風：

「你不想這樣，我也不想.....別放棄啊，你看看我們，雖然他不在，但我們，難道就真的沒辦法幫上忙嗎？」頌霖風低聲向她問著，樹枝從他的手中悄悄落下。

紅衣女子：

「你不是.....你不是龍.....沒有用.....沒有用啊.....啊啊.....」

姜夜闌：2D+2 鑑往知來 (2D6+2) > 4[3,1]+2 > 6

蒯仲：2D6+2 同舟共濟(土) (2D6+2) > 6[1,5]+2 > 8

頌霖風：2d6+1 同舟共濟(金) (2D6+1) > 7[1,6]+1 > 8

蒯仲：#使用move【豪傑並起】，花一點緣分替姜夜闌+2

MC：#姜夜闌獲得1點扣住

姜夜闌：花費一點扣住：該如何封印黑泥？

MC：

你這輩子還沒遇過這種事，也根本沒聽過甚麼黑泥的事。不過你看得出黑泥全是那女人製造出來的，無計可施之下你閃過一個想法：說不定把她打暈或打死就可以停止這一切？

姜夜闌：

「蒯老二，瞄準那女人，往死裡打！」被紅衣女子發出的哭喊聲震得腦袋瓜嗡嗡作響，又被身後的子离勒到脖子發疼。此時姜夜闌的驕縱脾氣徹底被激起。

他艱困的從懷中摸出墨玉石子，朝蒯仲大吼道，「我想辦法把她逼到你那邊去，你找機會用力揍她，不要手下留情！」

MC：#紅衣女子的境界目前比你們高，要與她對弈請先潛心修練

姜夜闌：2D 潛心修練 (2D6) > 7[3,4] > 7

頌霖風：2d6 潛心修煉 (2D6) > 6[3,3] > 6

蒯仲：2D6+2 同舟共濟(土) 目標：頌霖風 (2D6+2) > 10[6,4]+2 > 12

蒯仲：#使用move【豪傑並起】，花一點緣分替頌霖風+2

MC：#姜夜闌、頌霖風潛心修練成功，目前與紅衣女子境界相當

MC：

你們這輩子大概沒想過會跟一個用黑泥填湖的女人打架。雖然觀她的動作能看出她並不是習武之人，但那黑泥卻像是有自我意識般在她身周護佑著她，看著著實詭異。

而大概也因為她非習武之人，行動竟是難以看穿。

與此同時巨大的蟾蜍還在一旁狂亂地翻滾著，破壞身前的一切。

姜夜闌：

自幼嬌生慣養的姜夜闌，從未在這麼艱困的條件下面對敵人。

他緊扣住手中的石棋，無視額際滑落的汗水，專注而仔細的觀察著紅衣女子的動向。她美麗的容顏已經完全被黑泥所覆蓋，現下只隱約能從黑泥湧出處，來勉強辨識出她的五官位置。

「不行，再這樣下去我們都會折在這裡——」青年眯起眼，試圖找出黑泥流淌間的破綻。終於，他從那並不規律的動線中看到了一絲空隙；於是便毫不猶豫的，將墨玉棋子朝女子的頭上大穴打去——

姜夜闌：2D+2 一較高下(水) (2D6+2) > 6[1,5]+2 > 8

頌霖風：

女子痛苦的面貌讓頌霖風不覺心神動盪，聽著司卿與女子的話，或許……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了。

周遭是洶湧的水聲，是不斷的苦痛與哭聲，可那個瞬間又是那麼寂靜，頌霖風突然理解了：有些事終究是沒辦法達成的。

起心動念的瞬間，手中的柳葉矛輕輕晃動，心中的寧靜與眼前的景象像是毫無生氣的灰白圖像；而他習得的功法像是丹青般，帶領著他、或者說由他的心念化成了新的筆劃，在畫上點出了艷麗的一筆

禮斷--枯水哀，功法成！

手腕轉動，頌霖風以內力裹住柳葉矛，在插入黑水的瞬間，柳葉矛的手柄宛若有兩條黑色而細長的絲帶，驅動著、輔助著它向著蟾蜍的腹部直直貫穿！

頌霖風：2d6+2 一較高下(水) (2D6+2) > 10[6,4]+2 > 12

MC：

在三人互相協助之下，頌霖風的一記夾帶深厚內勁的刺擊破開了黏稠的泥水，只一瞬間，四方皆空，破綻盡現！

墨玉棋子破空而來，絲毫不差地擊在女子的頭側，她的頭立時偏了一邊，身形隨之向後傾倒——時間就像停止了一瞬，只有裹著黑泥的長槍無聲地劃過虛空，貫穿了女人後方鬧騰的巨大妖獸。

隨著紅衣女人像斷線的木偶般倒下去，黑水的翻湧緩緩止息，暴漲的河水像是終於卸去了阻礙，滑進乾涸的河道，洶湧地朝山下流去。

女人失去意識的身軀也跟著被帶進河水中，就像一片破敗的紅葉，頃刻便被溪水吞沒。

黑泥盡數褪去，溪水終歸於河道，露出了岸上一片狼藉的地面，還有翻著白肚、再無聲息的大蟾蜍。

MC：

為了進行攻擊而湮浸在黑泥中的你們，腦中霎時間被無數的嘆息與哭號給填滿。

飢餓的痛苦.....無家可歸的痛苦.....壯志未酬的痛苦.....無處申冤的痛苦.....亡國的痛苦.....滿滿的，滿滿的怨恨溢了出來。

明明理智清楚那些都不屬於你們，卻無法不感到哀痛。

『大王，你必須把我吃下，方可壯大國運，延續大周國命——』

『你在胡說甚麼？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再說.....』

一對男女的對話，然後是模糊不清的爭吵，轉瞬即逝。

轉眼間，你們發現你們還在山林裡。腳下堅實的地面無比真實，但剛才感覺到的哀痛卻仍刺痛著你們的腦袋。

頌霖風：

頌霖風呆呆地看著身邊的人，成串的淚水控制不住地流下，不多時，淚流滿面。人生之苦何其多，要是能不在意就好了.....但那些各種的心緒，各式的想法，若真能摒棄一切，還能真實地感受著生命麼？

他感受著一切，因為理解而感到更為疼痛，心疼的同時也不免想要做些什麼，什麼都好，讓人能感覺到改變便好。

「.....司卿啊，」頌霖風吸著鼻子，哽咽地道，「要烤看看蟾蜍肉麼？」

姜夜闌：

姜夜闌疲憊的掛在樹枝上，喘著粗氣。

縱使底下的黑泥已經退去，然而那些從未體驗過的情緒，卻如同潮水般緩緩將他淹沒，而自己並沒有能力抵抗那似乎無邊無際、永無止盡的苦難。

最後，青年猛地咬破自己的舌，巨大的刺痛感自舌間襲來，這才使他從負面情緒交織而成的龐大蛛網中掙脫。

子离：

「.....你還好嗎？」毛茸茸的觸感貼著姜夜闌的後頸，子离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姜夜闌：

「.....不好，脖子痛死了。」姜夜闌含糊不清的說道，反手一摸，果不其然，一手毛絨絨的觸感。「你方才是不是伸爪子撓我了？」

蒯仲：

蒯仲拄著刀蹲在地上，低著頭看不到表情，就這樣維持了這個動作許久。

姜夜闌：

「.....沒想到于歌你興致這麼好。」姜夜闌低頭往下望。興許是剛挺過生死關頭，少爺脾氣一發不可收拾。

他看著被長槍貫穿、釘在地面的大蟾蜍，露出嫌惡的表情。「這蟾蜍長相不行，又在黑泥蟄伏許久，肯定一股腐敗味。不吃。」

子离：

「我沒有！」姜夜闌一把抓過去，抓到了一團毛，但隨即那團毛又從他背上溜走。

姜夜闌：

感覺到背上一輕，姜夜闌這才笨手笨腳的從樹上慢慢滑了下來。他拖著腳步走到蒯仲身邊，毫不客氣的一屁股坐在對方的背上。

「蒯老二，沒事吧。」

蒯仲：

「.....起開，我頭痛死了。」蒯仲聞言，動了一下，然後甩甩頭。「剛剛好像有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頌霖風：

看蒯仲沒事，頌霖風轉了一圈，想去找那個女子在哪。司卿應該沒殺她.....？

MC：

你看見地上有一些紅色的布料碎片，但就是沒看見女子的身影。
你確實看見她倒下，想來大概是掉進河裡被沖走了吧。

姜夜闌：

「頭痛是嗎？讓本少爺幫你治治。」

見蒯仲似乎沒什麼事的樣子，姜夜闌鬆了口氣。他站起身，又假借治病的由頭，將手上的髒污抹到對方臉上。「這趟鏢還真刺激啊，命差點都搭進去了……」

蒯仲：

「你才知道鏢都是用性命在跑的麼。」蒯仲抹抹臉上的髒汗，狐疑地看了看姜夜闌，好像不是很確定這到底是惡作劇還是治療。「……說來剛剛那女的呢？」

姜夜闌：

「不知道，似乎是被河水沖走了。」

聞言，姜夜闌朝記憶中的位置看了過去，卻只看到滿是狼藉的地面，不見女子的人影。

「我最後的印象，似乎是用琳琅擊中了她，然後她就暈了過去……不過當時情況危及，我手上也沒了輕重，或許在那種情況下，她……」被我殺了也不一定。

青年抿緊了唇，後頭的話有些說不出口。

蒯仲：

「……」蒯仲順著姜夜闌的視線看過去，也沒說甚麼，只是把刀收回鞘。

子离：

「總比被那團黑泥吞掉好吧！」已經變回人形的子离在旁說道。

頌霖風：

「我們也算是萍水相逢，至少順著水下去，幾乎不會遇上什麼人……也是好事。」頌霖風回到眾人旁，向姜夜闌道。

姜夜闌：

敏銳的察覺到其他人似乎是想安慰自己，姜夜闌猛力搖了搖頭，將低落的情緒收了起來。

「唉，不管了。她那個鬼樣子，其他人碰上只有逃命的份。」他故作輕鬆的說道，「還是先去找東西來果腹吧，這隻大蟾蜍肯定是不能吃的。倒是吃完後或許可以剖開來看看，說不定裡頭有什麼寶貝也不一定……」

MC：

你們想起在被黑泥染污前，潭水那不自然的綠色，想來這東西大概是有毒，八成是不能吃的。

姜夜闌：

「雖說蟾蜍本身就有毒，但能夠在這裡生活這麼久，肯定有不為人知的原因。」像是想到了些什麼，姜夜闌一改先前疲累的模樣，又興致勃勃的說道。

「我曾在古書上看到，凡身懷劇毒、或身處劇毒環境下之物，其附近必有能夠與其毒相剋的東西。今日就來好好驗證一番。」他撕下一片衣角，掩住口鼻，走近蟾蜍屍體，又謹慎的自懷中取出小刀，儼然就是要當場開腸剖腹。

頌霖風：

「嗯，我先上去看看。」頌霖風將矛上沾到的污穢過水清好後，輕盈的身子在一段攀爬後便來到樹梢。

風有些冷，頌霖風搓了搓手，向四周不斷打量，最後在飛鳥出現的瞬間，「唰！」地用矛向牠的身子擲了過去。

MC：

那蟾蜍的毒性，從它泛紫的鮮豔表皮就可見一斑。剖這麼大型的動物這還是你這輩子第一次，俐落地一刀劃開蟾蜍肚皮，內臟隨之潰散開來，那畫面不說驚世駭俗吧，也是慘不忍睹。

你將它的肚子剖開來，蟾蜍有腐蝕性的體液竟是讓小刀冒起了煙。用小刀翻攪了一陣，還真讓你在一堆血肉中找到了一顆巴掌大，如夜明珠一般的珠子，上頭泛著妖異的紫混綠色彩光，那東西竟是不受有毒性的體液所影響，十分惹眼，雖然你也不是很確定那是甚麼。

姜夜闌：

見蟾蜍的腹內還真的有顆色彩斑斕的珠子，姜夜闌喜不自勝的將那寶貝慎重的取出來，又去一旁尋了清水，洗淨上頭的血汙，而後收進袋子中。

MC：

疾閃的柳葉矛須臾間貫穿了飛鳥的身軀，將之擊墜。你這麼做了幾次，順利抓到了三四隻鳥類。但或許是剛才的動靜太大，驚走了大多活物，之後你就沒有再找到其他動物了。

頌霖風：

將別有幾分可愛的幾片紅葉收在懷裡，頌霖風眨眨眼，將野鳥帶到樹下後，熟練地搭起火，把牠們串在火邊烤了起來。

MC：====團務暫停====

MC：====團務再開====

MC：

在這個地方勉強收集到了一些存糧，你們再度踏上旅途。天氣已經越來越冷了，空氣中的涼意微微刺痛著你們的皮膚，夜間若是不然起篝火，怕是早上就再也醒不來了。



繼續東行數日，一路上仍然糧食缺乏。最終在飢腸轆轆的伴隨下，你們總算來到了雒邑。遠遠就能看見那座壯麗城池，有許多難民也往雒邑前進，卻都被擋在城樓下，唯有拿著通關文牒的人才得以進城。

然而這時意想不到的變故發生了——

子离從懷裡拿出文牒時發現竹片竟然變得支離破碎，上面的字樣大多都被不明的黑色黏液給覆蓋，怎樣都無法抹去……

子离：

「……咦咦咦？！」拿著竹片發出不可置信的驚叫。

姜夜闌：

「這是什麼東西……」姜夜闌用手指沾了沾文牒上的不明液體，臉上盡是嫌惡的表情，「是那個女人遺留下來的痕跡嗎？」

跟著又一連迭聲的催促子离，「應該有什麼術法可以把這黏液除掉吧？」

子离：

「我不知道啊啊啊！我哪知道甚麼術法……這下完，完蛋了……」他看起來都快哭出來了。

姜夜闌：

看到子离一臉快哭出來的表情，姜夜闌二話不說，扯過他的衣袖就往文牒上猛擦，嘴裡邊碎念，「既然你想不出辦法，那就只好貢獻你的衣服了。」

頌霖風：

「沒法弄掉的話……要不我們做一個？」頌霖風邊說著，邊向四周望去。

MC：

姜夜闌扯著子离的衣服一頓抹，雖然黏液是被擦掉了，但上面的黑漬像是完全被竹片吸收了似的，讓整個文牒都變成黑色的，已經再也無法辨識出原本上面寫甚麼了。

子离：

「……完…完蛋了……」子离面色鐵青地看著已經失去用處的竹片。

姜夜闌：

「看起來這玩意徹底被破壞了。」姜夜闌將文牒塞回子离手上，「這黑色黏液的成分究竟是什麼，好險沒沾到我們身上，光想就噁心……」

他看向蒯仲，「蒯老二，你不會正好知道造文牒的方式吧？」

蒯仲：

「……我是看人做過。」蒯仲面色一沉，低聲說道。「也看人因為偽造被拆穿而被抓過。」

姜夜闌：

「被抓也未嘗不可。」姜夜闌抱著手臂沉思，「我們這不是有子离在嗎？被抓正好可以讓官府去通報殿下一聲。」

頌霖風：

「還是……能找他們補發嗎？我們這也是事出突然——」頌霖風說著，邊觀察城樓下的狀況。

MC：

城門擠滿了想進城的民眾，很多人都被官兵用武器給擋了下來，城樓下亂哄哄的一片，大家都在互相叫喊著，場面十分火爆。

蒯仲：

「這麼說也是……話說回來子离不是，就長得像太子？京城的官兵能不能認得太子？」

姜夜闌：

姜夜闌深以為然的點了點頭，手指著子离說道，「他那張臉，難道不是比文牒還有用嗎？況且子离應當也認識太子身邊的人，隨便說幾個出來，京城的官兵應該也沒那個膽子擅作主張，不去通報才是。」

蒯仲：

蒯仲也點點頭，看向子离。

子离：

「這，這個……原本跟我同行的那個人告訴我一定得拿好文牒才能進雒邑，我也不知道……」他越講越小聲。

蒯仲：

「反正我們一時半會兒也不知道去哪生個文牒，應該也只能一試了吧！」

姜夜闌：

「沒事沒事，頂多就是被擋下來而已。別緊張啊~」姜夜闌推著子离就往人群裡擠去，「放輕鬆放輕鬆，跟官爺應對的事情交給蒯老二和于歌就行了。」他笑嘻嘻的說道。

頌霖風：

「先前司卿不也說得挺好？」頌霖風笑著跟上，護著他們的同時也順勢幫官兵們維護現場的秩序，「諸位別氣、別急，大人們處理也要時間的，哎這天冷的、那位大爺您別急著扔衣服，再幾位就到您了，小心著涼……！」

姜夜闌：

「先前那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那實在是太累了。」姜夜闌毫不掩飾自己想偷懶的心思，「本少爺已經決定了，要當個安靜的美男子就好。」

MC：

你們一路擠到了城樓下，前面才剛有幾組人沒有文牒也要賴不成，被官兵喝斥、悻悻然地離去。子离愣愣地把烏成一團地文牒遞給其中一個官兵，對方皺著眉，語氣不善地說道：「這是甚麼？」

子离：

「文牒呀！你仔細看看，雖然被弄髒了，但仔細看還是能辨別出一些……」子离試圖板著一張高冷的臉，睜眼說瞎話。

官兵：

「看不出來就是不行，別以為裝瘋賣傻就能蒙混過關。」那士兵一把將竹片塞回子离手上，然後擺了擺手。「趁天還亮著趕緊走罷！」

頌霖風：

「我們不是裝瘋賣傻，實在是……」頌霖風有些為難地上前，低聲對士兵說道，「這位大人身份……比較特殊，來這裡的路上遇到犬戎襲擊，那犬戎也不知道用的什麼物事，將黑泥弄得我們一身。原先以為換掉衣服就好，沒想到方才發現，文牒才是受污穢影響最深的。」

官兵：

「你跟我說這些也沒有用啊。剛剛那個說京城家裡死了娘急著回去安葬的，另一個也說甚麼有家人在京城做官，文牒被犬戎搶去，想軟磨硬泡過去，哪有那麼多犬戎去搶人文牒？」士兵冷哼道，看來他在這一整天已經聽過各種千奇百怪的理由了。

頌霖風：

「那你知道，如果我們想補申請文牒的話能去哪裡麼？」

官兵：

「哪裡來的，就由當地的官府申請。」

子离：

「等會兒，你們可知道鎬京現今已經落入犬戎之手？現在回去早就來不及了，吾等千里迢迢來到雒邑可是有要事要辦……你們看看我，難道沒有想起甚麼人嗎？」子离突然介面道。

官兵：

「哈？你……」士兵雖然很不以為然但還是打量了他一下，「誰？我勸你是別裝神弄鬼，今天已經有不知道幾個人自稱太子宜臼或余臣跑來了啊！」

子离：

「那難道你認不出太子長甚麼樣子嗎？你仔細看好了——」他佯怒道。

官兵：

「欸，你看看，這裡又一個自稱太子的……」那士兵拉過他的同僚，指著子离道。

但另一人表情反而有些遲疑，「太子？我是見過太子的，他看上去是有點像，可是太子其人，不是都——」

「你在胡說甚麼呀！哪可能沒事就冒出個太子，不是有消息說太子還在鎬京嘛！真要來，我們也會先接到消息啊！」那人用力拍了一下自己同僚的肩膀。

頌霖風：

「我們一路上遇到了一次犬戎的突襲，還有一次山裡的伏擊；突襲的那次在大批難民得渡河的木橋周遭，解決後還在橋的對岸遇到了羸開。我們實在是事出有因、萬不得已，來不及回去一趟再來。」頌霖風頓了頓，繼續說道，「大周有急難的現在，你們確定真的要聽信所謂的傳言麼？」

官兵：

「所以？我們接獲的命令便是不能讓沒有文牒的人入城，若有例外，自然會有其他命令下來，這又跟傳言有甚麼干係？」那士兵一臉莫名，「規則就是如此，沒有文牒就快走吧快走吧，別擋著別人，不然別怪我不客氣啊……」

MC：

這時門內有個穿著官服的男子撥開一眾守門的士兵擠了出來，指著你們的方向就急切地喊道：「等等！你們停手！別動！」



姬銜：

「他們是我找來的人！讓他們進來。」他提著衣襬努力地穿過人群到你們面前，抓住那個士兵正要指向你們的鉤戟。

官兵：

「太傅大人，這……」士兵目瞪口呆，趕忙把鉤戟收了回去。

姜夜闌：

眼看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從方才開始就堅守「安靜美男子」設定的姜夜闌終於忍不住洋洋得意的開口，「看吧，我就說果然會有人認出來的！」

子离：

「太，太傅，文牒……」子离的表情一瞬間垮了下來，一副要哭的樣子，但隨即意識到這還在外面，趕忙低下頭。

姬銜：

「好了好了，你們……」他打量了一下你們其他幾人，隨即了然了甚麼，「趕緊進來，這趟路途很辛苦罷？」

他拍了拍你們幾個的肩膀，將你們都往城內推，一邊還瞪了幾眼守城的士兵。

頌霖風：

「……總算進來了。」頌霖風輕輕呼了口氣，對姬銜點點頭。

姜夜闌：

姜夜闌跟在後頭，他一邊偷覷著在前頭領路的姬銜，一邊與蒯仲咬耳朵，「欸蒯老二，你當初救下子离的時候，另一個人是什麼來頭？想來也會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吧？」

姬銜：

「對不住啊，現在外面亂，管制會比較嚴一點。」姬銜對頌霖風回點了點頭，「但是子离，杵臼不是給你帶了文牒……他人呢？這幾位又是？」

他帶著你們走到人煙較少的巷道上，才仔細打量了一下你們幾個人。

子离：

「……」把那塊黑黑的東西遞給他。

姬銜：

「……？」他皺眉看著那塊黑黑的東西，似乎沒有要伸手接的意思。

子离：

「……我們遇上了一點意外。他們都是我找來幫忙的人。」子离乾巴巴地說。

蒯仲：

「咦？我不知道哇，他們當初就說是兄弟……我也看不出來是甚麼身分。」蒯仲抓了抓頭髮，小聲地說道。

姜夜闌：

「你看，連太傅都親自出來接子离。待會要是真見到太子，你要不要向他討個差事來做，也不用老是在外奔波那麼辛苦。」姜夜闌在一旁慫恿。

蒯仲：

「別啊，在官家做事可不是犯個甚麼錯就可能會被殺頭嘛……」蒯仲努力反對。

姜夜闌：

聽到蒯仲這麼一說，姜夜闌摸了摸下巴，又轉頭打量了下對方，才慢吞吞地說道，「確實……以你這不擅言談、又不會看臉色行事的個性，蠻有可能得罪不該得罪的人，接著就——」他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

蒯仲：

「那可不成不成，雖然蒯家不是只有我一個兒子……」蒯仲聽了就一直搖頭。

頌霖風：

「頌霖風，這一路上……有些耽擱，希望沒誤了時辰。」居然是太傅？頌霖風不露聲色，心中大感意外地想著，向姬銜說道。

姬銜：

「不妨事，這時間不早也不晚，辛苦幾位壯士幫忙護送了。」姬銜擺擺手，「子离可是有承諾你們甚麼報酬？」

姜夜闌：

聽到姬銜說出「報酬」兩字，姜夜闌用肘撞了下蒯仲，而後清清喉嚨，「咳、太傅大人，先不論報酬，為殿下盡心是小人們的榮幸。當初也是碰巧遇到子离，才有了這次的奇遇。只是仔細想來，一路上有許多不解之處，不知道是否斗膽勞煩太傅為小的們解惑？否則若是一生都得抱持著疑惑，只怕小人往後都夜不能寐啊~」他誇張的說道。

姬銜：

「甚麼疑惑這般嚴重……」他也一臉困惑，「罷了，先找個地方讓你們歇著吧。」

MC：

雒邑與鎬京的破敗景致截然不同，或許是你們此番看到最繁華的地方了，跟鎬京的舊時盛景有得一比。也或許是有管制進出的關係，街道上井然有序，不像先前在鎬京或其他城鎮看到的一片狼藉。

不多時，你們被低調地招待進了一處酒樓，整桌的熱食大概是你們這陣子以來看到最像食物的食物。

而在言談間，你們也得知了把你們迎進來的男子名叫姬銜，是宜臼跟王妃打架事件過後被大王除了官職的其中一位太傅；大王被殺後，他又被申侯找了回來。
本來是他要負責把子离從鎬京帶來雒邑，後來因為一些他不願說明的原因就變成了現在這樣。

姜夜闌：

一坐下來，看到滿桌的熱食。姜夜闌熱淚盈眶，顧不得禮儀，拿起筷子就夾了幾口米飯塞進嘴裡。

而後似乎是突然想到對面還坐著太傅，他端正了坐姿，將嘴裡的食物嚥下，才又開口提問，「我們在來雒邑的途中，遇上了一名紅衣女子，口口聲聲說要找太子殿下。敢問那位女子是……？」

頌霖風：

「真好——」

啜飲著酒樓裡上好的茶，頌霖風整個人都放鬆了。茶香將人從困頓愁苦中帶回安逸，但路上那些難民的模樣，以及找不到水與食物的窘境，不管時間過了多久，恐怕都讓人難以忘懷吧。

姬銜：

「要找太子殿下的……紅衣女子？」姬銜雙手攏在寬袖裡，默默地看著你們用餐，「能形容得再具體一點嗎？」

子离：

子离拉了拉姬銜的袖子，湊過去在他耳邊講了幾句話。

姬銜：

姬銜聽了露出訝異的表情，「你們遇到了那妖……王妃？她還活著？她不是早被犬戎給抓去了嗎，怎麼還能找上你們？！」

姜夜闌：

「正確說來，是要找太子。」姜夜闌看向子离，「她找到子离時，還大聲嚷嚷，說著『再不吃她就要來不及了』之類的渾話……」

「太傅，這究竟是發生什麼事？」他努力掩飾打聽八卦的表情，有禮的問道。

姬銜：

他聽了眉頭一跳。

「這……這要問我，我也沒有明確答案。曾聽聞她的貼身侍女傳說她對大王自稱是夏末的龍涎化人，生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回歸龍體，所以要大王把她吃了。」姬銜露出有些輕蔑的表情，「這種胡言誰人聽了會信？在我看來她就是個失了神智的瘋子，只是剛好生得好皮相而得了大王的寵愛罷了。」

頌霖風：

「她的口鼻當初不斷流出黑泥，確實……有幾分毀天滅地之勢。」夾了一個嫩得顏色有些深的肉丸放入口中，頌霖風嚼著嚼著，忍不住配了口飯——好好吃，就是有些太入味了！

姜夜闌：

姜夜闌垂下眼眸，腦海中盡是那日紅衣女子瘋狂的模樣——從五官中不斷流淌出黑色液體，以及脫去人形的模樣，顯而易見的，她已經不能算是個『人』了。

「小人當初私自猜測，子离之所以要變化成太子殿下的模樣，是為了吸引敵人的耳目，使太子殿下能平安抵達雒邑。只是聽起來，太傅您似乎不知道，那名紅衣女子是被犬戎特意送過來的？」他邊說邊觀察的太傅的模樣，想確認對方是否真的不清楚這其中間的細節之處。

姬銜：

「黑泥？敢情她真是個妖怪嗎？我連她還活著都不知道，犬戎為何要這樣做？難不成她是個連犬戎都應付不了的妖怪，只好丟回來？」姬銜的表情不變，實在有些難看出他此前到底知不知情。能肯定的是，他對正在談論的這位女子的態度有著明顯的厭惡。

姜夜闌：

「很有可能呢，我看當日犬戎丟了她就跑，恐怕也明白這是個棘手的人物。」姜夜闌沒辦法從太傅的表情中解讀出更多線索，只好點點頭，半真半假的接下去，「那日她襲擊我們，並沒有成功，極有可能隨著水流漂向其餘地方了。太傅還是多留個心思，省得她有朝一日又回來要太子『吃』了她。」

姬銜：

這時姬銜臉上露出了難以置信又參雜了一點恐懼的表情，這倒不像是偽裝的了。
「是……嗎。那就，先多謝你的提點了。」

頌霖風：

「……對了，這一路上除了遇見她以外，我們在前些時候還見到了嬴開。甫一見面他便認出了子离，一度還想跟著護衛。」頌霖風停下筷子，向姬銜好奇問道，「太傅，您對嬴開有所了解麼？」

姬銜：

「嬴開……啊，你是說申侯叫來的那個戎狄啊。申侯怕是沒跟他說清楚，就讓他不知道是要去打仗還是護駕了罷。」姬銜想了半晌才說道，「太子幼時曾去秦地一遊，當時他倆似乎相談甚歡。看來襄公也是個念舊之人，竟是一眼就認出宜臼嗎……但幸虧，你們沒讓他跟著罷？」

頌霖風：

「是了，當時司卿好說歹說，才讓他放下跟著的念頭。」想到當時對方的執著與認真，頌霖風忍不住感嘆，「過了那麼多年，還一眼認出……」

姬銜：

「說來也奇怪，他應該沒見過……罷了，總之你們平安到達便好。」

MC：

後來姬銜與你們約好幾日後再來交付當初約定好的報酬，之後便帶著子离離開，並讓你們待在雒邑受到款待。
他告訴你們，之後在雒邑會舉行太子的登基儀式，昭告天下周天子的回歸，而你們若有興趣，可以自由前來觀看。

到了約定的那天早晨，你們三人早早就整好了行囊，下去大廳享用豐盛的早點，打算悠閒地等著姬銜出現。

但在你們坐定位，早點上桌沒多久，鄰桌的幾個女子在抱怨著旅途勞頓的聒噪聲音突然飄進姜夜闌的耳裡……怎麼，好像有點熟悉？

姜夜闌：

「……？」姜夜闌喝了口豆漿，嘴裡還叨著個饅頭。聽到熟悉的聲音，他下意識的轉頭望過去。

MC：

姜夜闌回頭望去，正好跟其中一名女子對上了眼……乖乖，這不是你親愛的大姊嗎！
女子本來要移開的視線馬上繞了回來，看著姜夜闌的雙眼逐漸瞪大：「啊……！」她摀著嘴，發出了一聲驚呼。
聽到驚呼聲，其他兩位女子也跟著轉過了視線——沒錯，那正是你的二姊跟三姊。

華服女子們：

「那個人是不是……有點兒眼熟。」
「……卿卿？」

蒯仲：

蒯仲聽到聲音也好奇地望過去，本來還有些睡意的雙眼瞬間回神。
「咳咳咳咳……！」他剛想說甚麼就突然噎了一下，咳嗽起來。

姜夜闌：

「不要……咳咳咳咳咳！」姜夜闌下意識的就想駁斥那個小名，卻因為口中還含著食物而顯得有些狼狽。

但這並不妨礙他的動作，只見姜少爺迅速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副準備落跑的樣子。

頌霖風：

（卿卿，該不會……？）頌霖風認真盯著早點，努力不跟她們對到眼。

華服女子們：

「等等，那個人也好眼熟，那不是——！」
「是不是蒯家的那個——」
「卿卿！你怎麼在這！」姊妹三人七嘴八舌地討論，三姊猛地站起來指著姜夜闌叫道。

姜夜闌：

「這位姊姊，你認錯人了！」姜夜闌把嘴裡的饅頭拿下，遮住臉，一邊喊回去，「請不要隨意半路認親！」

說話間，他還一邊往門口的方向移動。

蒯仲：

蒯仲一手抓起行囊，另一手抓了桌上的饅頭，一個打挺就從位置上跳起來，跟著姜夜闌往外跑，還一邊回頭欲蓋彌彰地喊道：「你們，你們認錯人了——！」

華服女子們：

姊妹三人頓時尖叫成一團，你你我我地指著跑掉的兩人，最後視線落到還沒跑的頌霖風身上。三個女人困惑混雜震驚的目光簡直要燒起來！

頌霖風：

「呃，諸位是？」頌霖風露出了完美的困惑笑容，怎麼會轉過來現在跑已經來不及了司卿救我！！！」

華服女子們：

「剛剛那是卿卿對吧！？他怎麼在這！來人呀誰快去把他抓回來！」
「我想起來了，旁邊那是蒯家的老二吧！這兩人——」
「等等，你好像也有點眼熟……」

MC：

這陣騷亂吸引了整間酒樓的人的注意，大家都圍觀了起來。

姜夜闌：

眨眼間，姜夜闌已經風馳電掣的摸至門邊。
「——就說你們認錯人了！！！」
深怕被越來越多的人群堵住逃生路線，他扔下這句之後，拔腿就往外跑。

頌霖風：

「……想來我那五兒三女該找父親了，這間早點挺好吃的，嗯饅頭三個，再包份粥……」頌霖風快速地隨便帶了幾份，嗯，好了！頌霖風馬不停蹄地直接趁勢逃了出去，姐姐們的話語、旁人的圍觀太可怕了！

姬銜：

這時候姬銜撥開人群擠了進來，一邊碎念著，「讓讓，讓讓，這一大早的是在鬧騰甚麼？」他才剛抬頭，就看到頌霖風衝了過來，他吃了一驚，立刻側身閃過去，但接著就沒那麼幸運了，被追上來的三個女人撞個滿懷。

MC：

順利跑出酒樓的你們只聽見背後一陣喧囂。

頌霖風：

「司卿，蒯二，你們也跑太快了、呼、呼，」頌霖風不穩地喘氣著，「她們的氣勢太可怕了，難怪你會想逃、呼。」

就不該帶著粥，為了不潑到人跑起來意外費心神，頌霖風這樣想著，忍不住因為剛剛的荒唐笑了出來。

蒯仲：

「司卿，你姊兒們怎麼會在這裡？！」蒯仲邊跑邊驚魂未定。

姜夜闌：

「我也不知道啊！！！」姜夜闌一路狂奔，早已失去了「安靜美男子」的形象。
「他們不是應該待在鎬京嗎？好端端的怎麼會來雒邑，連姊姊們也一起來了！怎麼會這樣！啊啊啊！！！」他連聲哀號，還頻頻回頭望，似乎對於自家姊姊們十分忌憚。

MC：

你想起剛剛略微聽到的一些對話內容，她們似乎也剛到雒邑。她們這些女人家斷是不可能自己前來的，可想而知，其他家人很有可能也在你不知道的時候都過來了。

姜夜闌：

「該不會、該不會爹娘都來了吧……！」想到更深一層的可能性，姜夜闌的臉色又白上幾分。
他回過頭來抓住蒯仲，「蒯老二，我得立即離開雒邑才行！現在、馬上、立刻！」

蒯仲：

「完了，她們剛剛都看到我了，會不會以為是我綁架了你……」蒯仲一臉絕望地抹了把臉上的汗。

姜夜闌：

「以我倆的交情，你就別想獨善其身了。」姜夜闌拍了拍蒯仲的肩，毫無悔意的安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報酬沒拿到也沒什麼，往後再來討也不是不行，還是先跑路要緊！」

說完又轉頭看向頌霖風，「于歌，你也出來了，莫非也想和我們一起跑路？」

頌霖風：

「裡面的氣氛太可怕了，實在是受不住，剛才還瞧見了太傅……」頌霖風頓了頓，方才有些玩笑的眼神才轉為認真，「我會去看過登基典禮後再回去吧，你們呢？現在就打算走了麼？」

蒯仲：

「我們恐怕不能去看了，要是被抓到就不好。」

姜夜闌：

「走了走了！」姜夜闌拉著蒯仲的手，抬腳就想往城門口的方向走，「我要是再遲上一時半刻，只怕我爹娘就會站在門口堵人，還以死相逼了。」光是想像了下那場景，他的身體就忍不住重重抖了一抖，「于歌，我們先走了啊。你多保重，日後見了！」

頌霖風：

「你們也多保重，來日再見！」頌霖風將還熱乎的饅頭塞到他們手中，向他們揮手道別。

MC：

兩個難兄難弟就這樣趁亂逃離了雒邑，幸虧先前有拿了一半的報酬，手上盤纏還算挺足。

而頌霖風後來還是跟姬銜見了一面，拿到了另一半的報酬。

姬銜也沒趕你走，就讓你待在雒邑好吃好喝招待著，只交代你不要把曾護送子離的事說與他人。

過了小半個月，你才終於見著登基典禮。

你擠在人群中觀看著穿著繁複華麗服裝的『太子』，跟滿朝百官進行儀式。

遠遠看著那稚氣未脫的面龐，讓你感到十分熟悉。但你也無法確定，到底是你遇到的那個子離，還是真正的太子宜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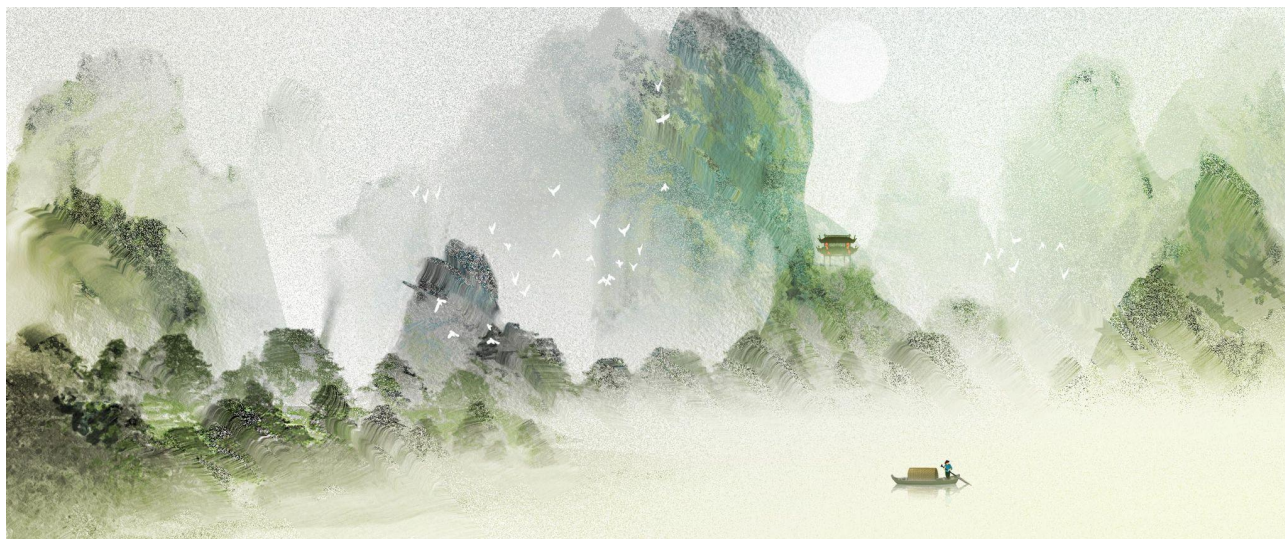
而後，聽聞在鎬京的犬戎終於被趕跑，但經歷戰亂而化為一片廢墟的鎬京早已無法作為王都——

——有傳聞說宜臼在鎬京舉行了登基大典，也有說在雒邑舉行的，總之結果都是他們決定拋棄破敗的鎬京，將王都遷至雒邑。

——傳聞秦襄公由於護駕有功，而被封為諸侯，但很快又被遣回邊關與西戎對抗。

——傳聞說有諸侯在攜地拱立幽王之弟余臣為王，便形成了二王並立的奇妙局勢。

諸多傳聞，世道仍舊紛亂。



MC：

冬去春來，時光流轉——

到了你們三人終於再見面時，已是好幾個月後了。

在一處露天茶肆，你們的身邊聚集了許多人，都是被精彩的講述給吸引而來。
許多人聽完故事後都笑著說，竟把當今天子說成是狸子變的，那可真是大不敬啊！果真是周天子的權能威望都大不如前了，才会有這種瞎編的故事。
更有人議論起是攜王好還是平王好……

唯有一名穿著似遊俠的男子認真聽著。

旅人：

「真是精采的故事，沒想到能在這種地方聽到啊。」他說。
那人臉被帽上掛的薄紗給遮去了大半，讓人看不真切，但隱約露出的輪廓線卻讓你們有種說不出的熟悉感。

「那麼接下來，你們打算去哪呢？」他又問。

頌霖風：

「去哪嗎……？」頌霖風看向周邊的人們，嘴邊掛起一抹笑，「去鎬京吧。從前總覺得待不住，如今倒想回去看看現在又會是什麼樣子。」

旅人：

「鎬京啊……已經成為廢墟的帝都，或許哪都能看見舊日的幻影吧。」他的語氣中莫名透漏著一絲感慨。

姜夜闌：

姜夜闌沒有回答旅人的話，只是撐著下巴，猛盯著對方露在薄紗外的部分瞧。

「這位……公子，我瞧著你有些面熟，我們是不是在哪見過？」

旅人：

「不，我想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他微笑著說道。

頌霖風：

「舊日的幻影……那你會想回去嗎？」透過薄紗，頌霖風試著從記憶裡挖掘線索，聲音也不知不覺輕了些。

姜夜闌：

即便對方這樣說，姜夜闌還是有些猶疑不定。

「原來如此。」他露出了笑容，大方說道，「相逢即是有緣，我們還未決定下一個落腳處。不知道公子打算前往何方？如果願意的話，不如同行一段路如何？」

旅人：

「我本就不屬於那裡，又談何回去呢？」他偏頭笑了笑，「呀，我也還沒決定要往哪兒去，本來還想參考參考你們哪。但你說得是，相逢即是有緣，一道走也未嘗不可——」

他說著，一陣清風將薄紗帶起，讓你們得以看清了他的面貌——那個熟悉感正是來自於幾個月前你們在雒邑見過的面容，只是似乎比你們見過的『太子』年長了些許。



蒯仲：

「啊，你不是……」蒯仲的下巴掉了下來，指著那人半天說不出話。

頌霖風：

「……您、」看清的瞬間，頌霖風雙眼倏地睜大，同時也恍然大悟，「登基的是子离啊——」

姜夜闌：

「……噢。」姜夜闌看清楚男子的面容，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他搔了搔髮，良久，才吐出一句，「……這次的跑鏢費用，總該比上次高了吧？」

接著又有些鬆口，「不過看在我們……是老交情的份上，或許可以打個折？」

旅人：

「哎呀，我可是一分錢也沒有哦。咱們這不是要作為友人共遊的嗎？」男子笑咪咪地攤開手，給你們看他空空如也的兩隻袖子。

MC：

雖然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但屬於你們的旅程還在持續著——或者說，才剛剛展開——

====【東遷記】·完結=====